

院長存書密



敵情研究

第二十九期

一七七二三週年紀念特刊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編印
政治部第三編輯室

目

三年來敵情述要

一、總述

二、政治

三、外交

四、經濟

五、社會

錄

附：抗戰以來敵軍傷亡統計表

三年來全國區虜獲戰利品統計表

敵國大事記（自六月十六日

三年來敵情述要

一 總述

自從敵閥製造蘆溝橋事件引起我全民族的英勇抗戰以來，至今已滿三年了。三年來的鐵與火，血與肉所寫成的偉大的歷史事實，完全證明了我們可以抵抗敵人，敵人不能消滅我們；我們已轉弱為強，敵人轉強為弱；而且我們勝利的曙光已經到來，敵人崩潰的兆徵已經出現了。關於軍事方面，不用我們在這裏詳說；但是軍事是政治的延長，政治又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敵人軍事上的轉強為弱和必然的失敗，自有其政治的經濟的種種根本原因，本文的課題，就是從三年來敵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各種現象之中，去探討這些原因，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何以隨着戰爭的延長而日益擴大，日益深刻，使它不得不陷於危機四伏，破綻百出的困苦中。

三年來敵情的演變，不用說是以如何應付侵華戰爭為其樞軸，我們若從戰時體制編



(南)

成上來觀察，很顯然的可以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七七事變」至次年六月近衛內閣的改組，可說是戰時體制法律基礎樹立的階段，第二階段是近衛內閣改組至去年八月平沼內閣的下台，可說是戰時體制具體實施推進的階段；第三階段是自平沼內閣下台至現在米內內閣危機的加深，可說是戰時體制具體實施困難的階段。而每一階段又可以分爲前後兩期，各期之間亦有特殊之點，所以我們爲敍述便利起見，即按期分述於下：

(一)

盧溝橋事件，固然是駐華敵閥所製造的，但是竟因此而引起我民族的全面抗戰，這在敵政府不能不說是意外，因爲敵會對我們的認識是：1.我政府當局尚沒有抗戰的決心，2.我全國人民終難團結一致，3.我軍事力量薄弱不能持久抗戰。同時敵人自己也感到有缺憾，第一是生產力擴充計劃實施方一年，不能應付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是各種政治勢力的鬥爭還相當激烈，沒有到達舉國一致的地步。所以當時敵人一再調集大軍入關，擴大戰爭，一面又聲稱「地方事件」，「不擴大方針」；而在七月廿三日召開第七十一屆特別會議上，敵政府僅提出「北支事變費」五億餘圓，也就可以知道敵人祇想侵畧華北，而沒有想到會引起我全面抗戰。

等到戰火飛及上海，我全民族的英勇抗戰已經展開了以後，敵政府才手忙腳亂地設法來應付大規模的戰爭，於九月初召集第七十二屆特別會議，通過了臨時軍需費追加預算二十億餘圓之外，又通過了重要法案輸出入臨時措置法及臨時資金調整法，外國匯兌管理法改正案等，這時候戰時體制才畧具端倪。

輸出入臨時措置法及臨時資金調整法，實可說是當時戰時經濟編成的兩個支柱。原來敵國是一個資源貧弱的國家，尤其是軍需資源多仰給於外國，現在爲着侵華戰爭更要大量的輸入，可是敵國的對外貿易多是入超，而戰前已送出了大批黃金，即自是年三月至七月便是三億二千萬圓，國內所存的黃金額已是不多，自然不能隨意所欲地輸入商品，所以要將「不急不需」物品加以限制，使軍需品及軍需資材的輸入得以增大，這便是輸出入臨時措置法頒布的目的。又在戰前敵國的金融相當枯竭，公司債的發行瀕於絕無，而敵國的軍需產業雖爲日本資本主義的礎石，可是沒有跟着時代發展，前一年由納城徵相提出的生產力擴充計劃還是剛着手實施，所以爲要應付侵華戰爭，非加緊擴充軍需產業不可，要擴充軍需產業，又不得不借用政治力量，強制資金流入軍需產業方面，禁止其流入和平產業方面，這便是臨時資金調整法的目的。由於輸出入臨時措置法及臨時資金調整法，使政府有權干涉一切商工業的營運，使資金和物資得集中於軍需產業方面，

這是當時敵國戰時經濟的中心點。

此外爲着兩屆特別會議通過的二十五億圓臨時軍事費的籌措，曾設定一億圓的「北支事變特別稅」的增稅案，其餘大部分是仰給於公債。然而當時已因屢年發行公債大有消化困難之勢，較前的七月三日本銀行所有公債數目，即不消化公債數目已是八億餘圓，日本銀行的保證準備中，公債竟佔七億；一般的銀行的公債所有額都是佔第一位。於是政府叫國立銀行施行大量的低利放款，並更正貨準備佔價，擴張紙幣發行限度，走向通貨膨脹的道路，一九三七年末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爲二十三億餘圓，較前一年末增加四億多，然而公債消化率並不好。計一九三七年中發行公債爲四十三億三千萬圓，消化者爲三十七億八千萬圓，戰爭起時的七月至年末，發行公債額十二億圓，消化者僅爲七億餘圓。同時產業亦未擴張，反而衰落，其中以和平產業爲最厲害，譬如兵庫縣一縣，自戰爭起時的七月，至是年十一月，規模縮小或生產限制的工場有二三四家，臨時停工的工場有六四〇家。

在政治方面，近衛內閣的最大使命原是要建立舉國一致的體制，融和內部的對立，戰事起後，政府更加緊推行這種政策。第一着是團結國內的各種政治勢力，加強政府自身的力量，於七月十一日召集全國財界，政黨及言論界代表談話，要求他們一致聲援政

府之外，到戰爭擴大後的九月，更成立內閣參議會，任命宇垣一成，末次信正。町田忠治，池田成彬等十人爲內閣參議，網羅了在野的一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以求緩和各派間的對立，又在十月設立了企劃院，合併原舊內閣資源局及企劃廳，作爲計劃並監督實施各國策之中央機關，以求政府力量的加強。

第二着是積極的鼓舞國民精神，以便政府政策之推行。因爲一般國民對於戰事非常消沈，甚至悲觀，於是近衛內閣在九月初提倡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到十月正式組成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將各府縣原有的民間團體編爲附屬團體，以廣泛地推行此種運動於全國。消極方面是加緊壓迫反戰反政府的政治團體及文化人，以加強它們的統治。在經過新思想隆盛期的敵國民衆，已經認清了日本民族的前途不是向外侵略，而是推翻壓迫他們的軍部及其他統治者，因此在戰前即有以日本無產黨爲中心的政治運動。在戰爭起後的十二月十五日，海軍右派領袖末次信正就任內相第二日，動員三府十六縣的警察，大事搜捕這些所謂人民陣線派，共計數百人。其中如評論家山川均，荒烟塞村，猪俣津南雄，大森義太郎，向坂逸郎及日本無產黨執行委員長加藤勘十等，并下令解散日本無產黨及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此外在這前後，側有自由主義的文士費司山治，永田燄，矢崎禪等的被捕，自由主義的教授如矢原內

忠雄，天野貞祐等的被迫辭職或遭受譴責。

不用說，近衛內閣的這些措施，也完全失敗了。因為內閣參議員真是十人十色，內閣參議會宛如一盤雜薈，他們各有其不同的地盤，不同的政見，不但不能調和，反而影響政府的決策。企劃院的設立，祇是加強了軍部法西斯在政治上的操縱力，並不是政府自身力量的加強。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不過虛設的官僚機關；而壓迫反對侵華的國民，反對者尚層出不窮。

(二)

敵人在上期中的侵華方策，在戰畧上說，是「速戰速決」，在政畧上說，却是「威脅致和」。這兩者的配合，就是敵人一方面動員大軍，麇集上海，並封鎖我各要地海口，以圖擊破我軍事主力，威脅我首都南京，動搖我抗戰國策，使我中途屈服，然而上海一隅即已相持約二個月，後來，南京雖然棄守，可是我主力仍然保存，敵人的「速戰速決」完全失敗，同樣，「威脅致和」也成了一個幻夢。所以在誘和失敗之後，敵人老羞成怒，遂於前年（一九三八）一月十六日來了一個無恥的聲明：「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所以這一期敵人的侵華方策，已與前期頗有不同，特別着重軍事進攻；不

過目上海南京諸役後，敵人也遭受了極大的犧牲，好不容易積聚軍火，調增兵力，到四五月才準備徐州會戰。

也因為誘和失敗，敵政府已感覺到非進一步加緊戰時體制的推進不可，於是在第十三屆議會裏，提出了國家總動員的法案。這可說是戰時體制編成的基本法律，規定國家的一切的物力，財力，人力，政府認為必要時可以命令其集中於戰爭，也就是憲法所與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都要被政府剝奪。因為這總動員法案是違背憲法精神，而且有妨害資本家的利益，於是當時政民兩大黨的多數議員均極力反對，終以政府的軟騙，軍部的威脅，政黨方面讓步屈服，這時方樹立了戰時體制的法律基礎。

第七十二屆議會除了通過國家總動員法及電力、國家管理法，處地調整法等重要法案之外，還通過了八十四億圓的龐大預算案，其中一般預算為三十五億餘圓，臨時軍事費為四十八億餘圓，這數目較之去年預算增加了二十九億餘圓，而政府的財源，依然是靠增稅和發行公債，增稅方面，包含「北支事變特別稅」而總稱之為「支那事變特別稅」共三億圓，新訂發行公債額為五十六億餘圓，因為金融梗塞，去年公債已是消化困難，現在要發行更多的公債，並要減輕適消化困難，政府不捨不極力提倡節約，獎勵貯蓄；不但獎勵而已，事實上是強制的貯蓄。

在產業方面，因為一九三七年十月根據輸出入臨時措置法製定的臨時輸出入許可規則，規定棉花、羊毛、木材等六種貨物輸入限制，二百六十八種商品輸入禁止，及軍需品軍需資材等十九種商品輸出禁止。許多和平產業因爲得不到原料而減產或倒閉，這在上一期已經發生過，到這時候更爲厲害，同年三月輕工業的生產指數，較之前一年七月實減少了百分之十二左右，因和平產業是日本輸出貿易的支柱，和平產業的衰落，也就是輸出貿易的萎縮，同年一月至四月的輸出額，較前一年減少了一億六千餘萬日圓。和平產業大爲衰落，可是軍需產業也沒有如敵人所期望似的擴張，且以重工業基礎的鐵業來說，一九三七年七月的生產率爲一四八·九，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僅爲一六二·九，雖有增加，可是很小。

在政治方面，敵政府還是沿着前一期的方針前進，一方面加緊取締所謂人民陣線派，於二月一日舉行了第二次大拘捕，被捕者計數十名，多爲教授學者，如有名的大內兵衛，有澤廣己，美濃部亮吉，脇村義太郎，宇野宏藏，高橋正雄等都在其中。其他對出版物等的檢查尤爲嚴格。又因爲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始終不能叫國民精神能夠真正動員起來，而政府政策的須要國民了解非常迫切，既成大政黨對於近衛個人雖然表面很好，可是並不是精誠擁護政府，所以政府自政府，人民自人民，成爲政治無力的根本原因。

。尤其是在七十三屆議會中，因總動員法及電力國營法引起了近衛內閣的動搖現象，於是右翼份子如末次、內閣醜聞擁護近衛爲首的新黨運動，想成立一個政府的羽翼。不過近衛顧慮到政府與既成政黨間的對立將因此激化，曾達舉國一致的總方針，所以新黨也就不久便烟消雲散。

因爲敵艦內部如此的矛盾綜錯，近衛費了如許心血，一切都是枉然，於是非常灰心，自四月起近衛便常稱病不出，幾度謠傳他要辭職。然而近衛是敵國政界的天牌，近衛且對於這樣艱難的局勢沒有辦法，誰還有辦法呢？所以無論軍部，重臣及政黨都希望他繼續下去，於是在五月底發表了內閣大改組案，作政治的輸血，以苟延殘喘。

〔二〕

近衛內閣改組的最高目的，不用說還是在如何去征服中國，爲着這個最高目的，他從三方面着想，第一，不用說是加強政府力量，第二是修改經濟政策，第三是注重外交工作。於是罷免外相廣田，藏相質屋，商相吉野，改任宇垣一度爲外相，池田成彬爲藏相兼商相，以兼任外相之木戶改爲專任厚相，所遺文相缺改任荒木貞夫；又促陸相杉山元辭職，起用板垣征四郎。這樣政府內部已延攬了一切政治巨頭，如池田是財界的統帥

，板垣是軍部法西斯的領袖，荒木爲有名的日本主義的「精神家」，宇垣正是當時政黨所擁護的，近衛的意思以爲在野的巨頭都能集中內閣，而且不是什麼參議之類的虛職，政府力量自然可以加強。

因爲過去單爲着應付戰爭已是手忙腳亂，政府把外交工作完全忘却了，而且軍部法西斯又肆無忌憚地不顧國際公法，排斥第三國的在華權益，掃射英大使許闊森，炸沉美砲艦巴納號，因此戰爭起後即對日本不利的國際情勢益發不利了。所以宇垣就任外相之後，對內要使軍部不干涉外交，提出了外交一元化的原則，對外要和英國接近，以轉移國際對日不利的局勢，所以首先便發起了宇垣克萊琪會談，尋求和英國妥協之點。然而宇垣克萊琪會談毫無成績，而軍部法西斯又和蘇聯展開張鼓峯戰爭。

池田上台之後，看見從來的經濟政策，過於壓制了和平產業，以致輸出貿易萎縮，轉而影響輸入力的減退，阻礙重工業的擴充，於是樹立新的物資總動員計劃，以極端減少國內消費爲主要點；於對外貿易採取連繫制，軍需品及軍需資材雖有優先權，也防止輸出產業的極端萎縮。這物資總動員計劃雖以物資統一爲主要對象，然而實關係敵國經濟全面。其內容要項有三：一卽上述的輸出入聯繫制，如棉製品輸出和原棉的輸入聯繫着，即輸入棉花便要輸出相當的棉製品。二是限制或禁止輸入品及軍需品的民間使用，

如鋼、鐵、棉、毛等一般民需物資數十項均受限制。三是抑制物價的騰貴，設定公定價格及基準價格，以維持國民生活及確保軍需資材的供給等。

以物動計劃爲中心的這一期的經濟政策，在基本方針上是和過去設有矛盾，在經濟統制的形態上是更加強化了。關於抑制物價，在物動計劃公布的當日，即由中央物價委員會發表了第一批的標準最高價格，到八月中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最高標準價格都陸續發表了。這時並頒布了物品販賣價格取締規則，以取締違犯規定價格的交易，實施經濟警察制，以防範觸犯一切經濟法規的事件。

總之由上面這些政府措施來看，改造後的近衛內閣，確是有點新氣象，可是政府力量也沒加強，「舉國一致」也沒實現，僅可說是政府外的對立化爲政府內的對立了。宇垣和克萊琪的英日妥協會談，是軍部非常不滿的，加以宇垣將親軍派外調，將親英美派集中省內，而且提出「外交一元化」的口號以阻止軍部的干涉外交，於是軍部利用「對華機關一元化」的口號，要求設立「對華院」，即以後的興亞院，使一切對華交涉劃出外務省所管範圍之外，這當然是宇垣所不能容忍的，遂於九月二十日辭職。又因爲軍部要發動國家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統制資本家的利潤，代表財界的池田自然極力反對，又與軍部衝突，使內閣發生了不能彌補的裂痕。

至於經濟方面呢？物動計劃的原是在於擴充生產力，可是物資與資金均太感缺乏，重工業的生產也不得不低落。根據敵商工省所之表的生產指數說，四月至六月的製造工業爲一〇三·三，鑄業爲一〇六·七；而七月至九月，製造工業爲九九·三，鑄業爲一〇二·二。生產力全面急落。反之，因爲民需品的極度限制，物價突飛猛進的高漲，即以公開的價格來說，由六月的一一五，十二月漲至一二四，而和公定價格同時發生的黑市價格，不用說漲得更高。又因爲物動計劃的實施，數十種重要物資的限額使用，一般中小工商業者不得不一齊倒閉，或陷于半停業狀態，因此而有失業之虞的業主和工人，據敵政府發表有一百三十萬人。和一般失業者合計起來，至少估計當不下二百萬，平均以五口之家計算，無慮一千萬人受到痛苦。在這樣的生生活困難之中，國民一般自然對於這次侵略戰爭認識清楚了，懸戰的心理已相當普遍，反戰的事件也陸續爆發，加以近衛的國民精神動員方策，六月和九月兩次的新黨運動，及其後的國民再組織運動均未成功，對於這嚴重的社會的危機，政府已束手無策。

所以這時期敵人雖以軍事全力攻取了武漢，然而不得不放棄從來的速戰速決的夢想，而求速和速結。召開了所謂御前會議決定今後的「對華政策」，於十一月三日由敵政府發表了荒謬的宣言，更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由近衛發表了狂妄的聲明，想施行政治陰謀。

以補救其軍事的窮途。我英容的領袖旋即予以嚴詞正義的痛斥，近衛受了這當頭一棒，就此抱頭下台。

(四)

平沼騏一郎繼近衛文麿上台，其「對華方針」，正如當時所聲明，還是繼承近衛政策，即施行政治陰謀的進攻，企圖使找抗戰陣營分化。原來汪逆精衛爲近衛聲明所誘，早已從重慶脫逃，敵人以爲此種陰謀大有成功之望。又因爲消耗過甚，一時無力作大規模的進攻，於是敵人的軍事重點是加緊「後方掃蕩」。同時爲要消滅我日益發展的游擊軍，以維持它在陷淪區的統治；爲要剝奪我豐富的資源，以補救其軍需資材的缺乏，也不得不加緊「後方掃蕩」。不過敵人的前線進攻固受了莫大的打擊，而「後方掃蕩」，也都是失敗而又失敗。同樣，敵人的政治陰謀，反促成我抗戰陣營益加鞏固，抗戰國策益加堅強，除了極少數的無恥漢奸外，我中華民族的優秀份子也無不益加憤慨，結局是敵人更增加了一個失敗。

平沼內閣的對內政策，也和近衛內閣差不多。在政治方面，它提出「總親和」的「萬民輔翼」這口號，和近衛時代的舉國一致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不過較爲消極而已。一

則因為過去政府的努力拉攏各種政治勢力，努力鼓舞國民精神，都不免一一失敗，正可以爲前車之鑑；二則因爲現在的客觀情勢更爲迫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更爲深刻，雖然平沼要促成財閥和軍部的「抱合」，却不敢利用政治權力來干涉，所以平沼的上台並沒有更動多數閣僚，也聲明尊重政黨，放棄新黨勸進及國民再組織運動，他主張改革不如善爲運用，所以政治方面沒有什麼革新之點。

不過客觀的情勢，則和近衛內閣時代遠不同了，單看第七十四屆議會通過的九十四億餘萬圓的預算案，較去年增加了約十一億圓，因此又不得不新設增稅額一億九千五百萬圓，不得不預定發行公債五十九億餘萬圓，這些公債不能消化的部分遂成爲日本銀行發行鈔票的保證準備，同時「日銀」鈔票保證準備發行限度，由十七億再擴張爲二十二億，遂發生了惡性的通貨膨脹，由通貨的質的變化，釀成財政金融上根本的危機。

在產業方面呢？戰時經濟國策的基礎——生產力擴充，實際上毫無成績，試看商工省發表的生產指數，前一年四月爲一七六，而同年四月爲一八四，僅增加了百分之五，和鈔票發行的增擴的不能實現，到同年五月又修改了去年的物資總動員計劃，這次修改的主要着眼點，是通過所謂「日滿支經濟布洛克」，要在三年後許多重要的軍需資材能自給自足，這新的計劃的實施，更要加強壓抑民需品的生產，並要發動總動員法第十一

條統制資金，和加緊榨取我淪陷區的資源。

爲着要使生產力擴充計劃能實現，要使國民生活能安定，經過去的應急的物價對策已不能收到所預期的效果，於是在四月廿七日中央物價委員會議決定了綜合的物價制大綱，這是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包括國民生活全面的物價政策，其內容要點約有三端：一是物價政策以價格公定制爲中心，二是物資供求的調整方策，三是生產費的構成要素如工資運費利潤的調整方策。物價原是經濟的綜合點，所以當時平沼內閣以爲物價政策若是運用得好，還可以抑制通貨膨脹的惡化，不過這物價政策的澈底實施，須國家總動員法的全面發動，和國內全產業的再編成，以至引起社會間的嚴重摩擦，而且在統制之外的黑市價格實際上已瀰漫全市場，這低物價政策中心的公定價格制度，完全不能發生效果。

而且前一期以來關於外交路線的政府內部的對立，到這時已表面化了。看到歐洲局勢的日益危急，軍部法西斯主張與德意締結軍事同盟，而重臣財閥政黨則堅決反對，平沼內閣因此後開了六七十回的五相會議，正要有所決定的時候，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定了。原來敵人的想和德意同盟，爲的是聯合反蘇。自五月以來發生的諾蒙坎事件，日寇調集精銳，還要一顯它東方反蘇領導者的身手。不料而今德國竟和蘇聯攜手，把這防共協定的盟友拋到一邊。軍部法西斯又爲着挾制政府改變外交路線，曾在我國各地舉

行排斥第三國運動，尤以天津的排英運動為最烈，封鎖英租界，壓迫英國讓步，至七月中旬英日會談的結果，英方已表示屈服時，美國却宣布了廢棄美日通商航海條例。這樣的國際局勢的「複雜怪奇」，實在是叫平沼之類沒有法子應付，於是這第二屆戰時內閣又不覺不瓦解。

（五）

繼平沼之後出來組閣的是阿部信行。阿部大避原是受軍部的推薦而上台的，所以他上台時的政策和軍部完全一致，他組閣的方針要和近衛平沼不同，鑑于近衛平沼的綱羅政界巨賊於內閣，以致不能保持政府的統一性，互相牽制，互相削弱，所以政策不能推行，於是阿部採取了少數閣僚，「小人物」閣僚制。

阿部內閣的政綱政策，是以對華的「事變處理」為核心，因為敵人在上一期的前線攻擊既無多大進展，「後方掃蕩」也是不斷失敗，而且國際情勢又益發緊張，於是敵人自然想以政治陰謀來結束戰爭，不過在軍事方面，敵人還是夢想「加緊掃蕩」，「相機進攻」。祇是敵人這時的力量已由盛轉弱，湘北粵北的相繼慘敗，便是很好的證明。

然而阿部登台不數日，又因德軍的攻入波蘭而爆發歐洲大戰，這更為「複雜怪奇」

的事件，原非阿部內閣所會顧及，爲應付這新的環境，阿部內閣不得不改變他的作風，一方面決定了所謂不分入政策，一方面放棄其少數閣僚制，起用野村爲外相以圖打開對美外交的困難。因爲美日商約的廢棄，正是美國表示要對日壓迫，而歐戰起後日本的對美依存性却更加增大，於是任命與羅斯福總統有私誼的野村大將爲外相，對美獻媚，發起野村格魯會談，賠償美國在華損失的一部分，宣布揚子江下游的準備開放。然而野村的媚美外交，實際上沒有緩和日美關係的惡化，反而引起了法西斯派的不滿，外務省的事務官等因設置貿易省問題而起總辭職風潮。另一方面，農林省及農村團體反對伍堂的兼任農相，也頗爲激烈，於是阿部便完全放棄少數閣僚制，并爲應付快要到來的第七十五屆議會，極想拉大政黨的首領入閣，可是三聘町田，結局還碰了釘子。

因爲歐戰的爆發，敵人不單是外交上內政上受了打擊，而經濟上也受了莫大的打擊。敵人原來仰給於英法屬地的資源，一時有杜絕之虞，仰給於德國的機械及軍火，也沒有法子輸入，所以敵人的生產力擴充計劃，無爲如何也不能實現。而且物資輸入的困難和世界物價水準的提高，更要促進日本物價的狂漲，雖然政府於九月十八日頒布了物價工資等的禁止增漲的命令，然而黑市價格的突飛猛進的上漲，已勝空前。一般物品的黑市價格都是公定價格的兩三倍，而特殊的軍需品有高至數十倍百倍者。不單是價格非常

昂貴，而且物資又非常缺乏，重工業方面的煤炭和鋼鐵都發生飢餓現象，民需品，又如敵國當時的雜誌所說：「沒有一樣日用必需品不感缺乏」，其中尤以食料品為最。去年十月出版的「金剛石」曾說：「沒有鴨蛋，沒有砂糖，醬油變淡了，沒有波羅密，沒撒藻魚罐頭，沒有牛油，沒有果漿，缺少牛乳，沒有啤酒，沒有豬肉，沒有魚，差不多什麼也沒有」。而且最重要的民食品，米穀也沒有。因為敵國的一部和朝鮮的大部分地方，去年遭受了數十年所未有的旱災，台灣亦曾遭受雨災，使去年的米穀收穫，減少了千萬餘石，於是在秋末冬初已發生了饑餓現象。加以金融方面，通貨膨脹已是十分惡化，日本銀行鈔票發行額，十月初為二十六億三千餘萬圓，到年末增加到三十八億一千餘萬圓，總計日圓系統發行全額為五十六億四千餘萬圓。

阿部內閣對於自身如此迫急的危機，始終沒有辦法，却要努力於所謂「處理事變」，即扶植汪逆組織，可是法西斯派，在第七十五屆會議召開之初，便發起了倒閣運動，當時阿部利用五黨首會談來拉攏政黨，可是各黨所屬議員都紛紛地自由參加倒閣，終得軍部的「波浪·炳俊六演一劇和製「逼宮」，阿部雖欲戀機竟不可得。

阿部被軍部及法西斯小會派推倒之後，一時繼任人選大成問題。法西斯派倒閣的意
思，原是要捧出一個比較接近自己的政權，初拉近衛不成，又擬將杉山編入預備役以俟
組閣命令的降下，孰料內府大臣湯淺玩了一點手段，發表出來的不是杉山，而是米內光
政，米內雖是海軍大將，可是其政見不與軍部法西斯一致，而去年反對麥加德等軍事同
盟最力的也就是米內，因此重臣對他抱好感，軍部對他却不滿，不過組閣革令發表之時
，昭和即召見陸相烟俊六，要陸軍方面協助米內組閣，於是軍部法西斯自然不能反對；
祇是法西斯小會派及其言論機關，依然要攻擊米內，而且還攻擊湯淺。

米內的施政方面也是以「處理事變」爲中心，不用說，他們的所謂「處理事變」僅
僅是指扶植汪逆爲組織。自來年十二月三十日汪逆簽訂了賣國密約之後，汪僞組織的成
立本已不成問題，果然於今年三月三十日汪逆在南京粉墨登場了。不過敵會也知道，這
並不是真正的「處理事變」，因此敵人還繼續作軍事的進擾；或者因爲歐戰的刺激和法
西斯的得勢，它這種最後掙扎反較前一期更爲激烈，然而賓陽及襄樊的先後慘敗，已可
證明敵人的軍事力量是更加衰弱了。

米內內閣施政方針的另一要點，是打開國內經濟的危機，所以任命了民政黨中的櫻
內爲藏相，產業界領袖的藤原爲商相，不過他們也是依然沒有辦法，許多去年即已發生

了的經濟方面的嚴重問題更加嚴重了。如米穀飢餓問題，政府雖然命令限制使用和設法輸入，但是限制使用並未能收效，而設法輸入則為數太少。如電力煤炭缺乏問題，今年一月中以後，敵國電力的供給，關東減少了百分之二十，關西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八。電力缺乏之原因之一的煤炭缺乏，米內上台以後即訂立了所謂「煤炭增產計劃」，然而這也和過去的一切計劃一樣，等於具文而已。

試看藤原對於前一期經濟政策中心的物價統制政策的修改，即放棄低物價政策而採取補助金獎勵制及適正價格政策，非但不能增加生產，反足以促成通貨膨脹的惡化。因為物價的高漲，不是單純的由於產量的不足，去年火柴的產量遠較前年為多，煤炭的產量也並不少，可是煤炭火柴的供給都大感缺乏；產量的不足也不是單純的由於公定價格的影響，運輸，勞動力等都有關係。而且實際上市場通行的黑市價格早已超過了藤原所謂適正價格的程度，適正價格決不會超過黑市價格之上，所以物價的擡高，祇有更增加商人投機的心理，物價愈要隨之暗漲。這樣能表現藤原政策的特性的物價政策，很顯然是完全失敗的。

加以第七十五屆議會又無修正地通過了一百零五億圓的龐大預算，其中財源，因稅制改革可以新增五億二千七百萬圓的稅收，尚有五十六七億圓不得不仰給於公債，去

年公債的消化率已較前年為低，今年又是如此龐大的公債發行額，自然是没有法子消化。而且通貨膨脹確已極端惡化，去年末日本銀行鈔票發行額為三十八億餘，到今年一月二十七日還是三十五億三千萬圓，二月三日為三十三億二千萬圓，並沒有適當的收縮，另一方面，去年十月部分地發生了金融恐慌，到現在已相當擴大，三月間京濱地方許多中小工業的相繼倒閉，不是過去那樣的因為物資的不足，而是因為資金的梗塞。本年一月正金銀行及興業銀行的大量吸收短期資金，在福岡方面農民的賸存款取出藏在家裏，這些現象，都是金融危機的症候。

在政治方面，米內內閣也是在荆棘叢途。去年因防共外交政策的失敗，法西斯派一時遂取退讓的姿態，一方面是要整理自己的陣營並聯合右派各種勢力以樹立國民組織的基礎，另一方面是要暴露現狀維持派的弱點並利用「第五縱隊」以分化既成大政黨，經那次倒閣運動的成功，法西斯認為時機已相當成熟，遂積極採取攻勢，既成大黨的舊腦都尚做着復活的美夢，然而在法西斯派的新攻勢之下，夢也終於被殘酷地粉碎了。所謂新的攻勢最初所表現的，第一是藉齋藤失言事件以攻擊民政黨，第二是藉淺間丸事件以捲起排英運動並攻擊政府，第三是展開新黨運動以進行分化政策。第四是集中攻擊湯淺以搖撼現狀維持派的大本營，果然，民政黨內部已陷於混亂，政友會六原派釀成分裂

的危機，社大黨竟爾分裂，湯淺也不得不辭職。到五月四日政友會的久原，鑑於外國法西斯新黨運動的澎湃，和他已在黨內地位的危險，於是主張解散現在的政黨，參加新黨，並向各黨首遊說，又呈遞意見書於米內，抨擊現行政策的不當，叫米內辭職。他這一來，大得法西斯派的響應，新黨運動進行更加迅速。近衛也表明有就任黨首之意。現在敵閥並企圖乘人之危，進攻安南及荷屬東印度，也是法西斯得勢的另一表現，總之，現在是現狀維持派總崩潰的時期，也就是敵國政治危機最深的時期。

總觀三年來敵國的情形，政府改組好幾次了，政策也始終動搖着，其對華根本政策，雖然一貫的是要滅亡我國，而其政畧在第一階段是由「不擴大」轉到「澈底膺懲」，在第二階段是由「澈底膺懲」轉到陰謀誘和，第三階段是由陰謀誘和轉到扶植汪偽組織，其對第三國的外交方針，雖然一貫的是要獨霸東亞，排斥外人在華權益，而在第一階段是由強硬威脅轉到自然放任，第二階段是與英美協會談轉到「加強防共協定」，第三階段是由對美獻媚轉到乘機南進。其經濟政策雖然一貫的目的是在擴充軍需生產，而在第一階段是以物資和資金的統制為中心，第二階段是節制消費振興輸出為中心，第三階段是以安定物價增產物資為中心。其內政方針雖然一貫的目的是要求得舉國一致，而第一階段是用積極的高壓態度，第二階段是用消極的誘導的態度，第三階段則是用彌補關

漏的態度。然而，由於侵華戰爭的持久，由於軍事的平政，敵國內部的矛盾極其深刻激烈，所以無論政府如何改組，政策如何變更，都要失敗的。

試看戰爭起後敵人所消耗的戰費，即所謂臨時軍事費，到本年會計年度末，達一百六十五億圓，相當甲午戰爭敵方戰費的八十倍，是俄戰爭敵方戰費的十倍。而廣義軍事費到本年會計年度末，是二百三十億圓，超過敵政府戰前十年的支出總額。戰爭以來敵人所增發的公債，到本年會計年度末是一百九十九億圓，幾乎等於去年敵國羣民所得的全額。而且三年來各戰役敵人死傷的兵員，已是一百六七十萬人，增徵兵額約二百四十萬人，以致勞動力非常缺乏，生產力自然低落。

現在敵人的產業衰落了，食料品缺乏了，金融恐慌爆發了，社會基礎動搖了，政治危機也深刻了，可是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總崩潰之際，還是要拚命掙扎的，我們要堅持抗戰國策，加強反攻力量，打破它政治陰謀的策動，粉碎它經濟掠奪的企圖，惟有這樣，才可以促成敵人的早日崩潰，也惟有這樣，才可以保證我們的最後勝利。

二 政治

第一屆戰

時內閣十

近衛內閣

蘆溝橋事件是近衛內閣時代爆發的。因為前任林內閣與議會衝突頗為激烈，會解散第七屆議會，而選舉結果政府又大失敗，以致林內閣不得不辭職，元老重臣推薦宇垣一成繼任，又遭軍部的反對，於是不得不拉所謂政界的大牌近衛文麿出馬。近衛內閣於六月一日成立，一個月餘，蘆溝橋事件便爆發了。當時內閣大臣如：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內相馬場鍊一，外相廣田弘毅，農相伊藤太郎，鐵相牛島耕平，拓相大谷尊由。當時的政策，由六月四日第一次閣議後近衛的發話可以窺知一二。他說：「歷年來我國內繼續不斷的對立和紛糾，實為招致外侮之原因，今後務須加以緩和消滅，凡因科舉所生之相處及由黨派因緣而生之對立，深望能顧全大局，各自反省，以減輕互相摩擦。至於由於對時局認識不同而生之對立，雖屬不可避免，然而如能拋棄個人立場，對現時之國際情勢與國內情勢，加以深刻檢討，務互以誠相見，則亦可無極端之衝突」。

兩屆臨時議會的召開

近衛內閣為要完成第七屆議會未完成各種任務，為要應付新爆發的侵華戰爭，於是在七月二十二日召開第七屆臨時議會，通過了兩次「北支事件費」追加預算，第一次九千六百八十八萬圓，第二次四億一千九

百六十萬圓。政府當時報告說等係「地方事件」，政府對戰爭採取「不擴大方針」，但要求通過議會得全國的支持。又通過了北支事件特別稅法，於八月七日閉會。

上海戰事繼起以後，敵政府已感到了所謂「不擴大方針」是不能實現了，於是在九月三日又召開了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除了通過臨時軍事費追加預算二十億二千二百餘萬圓之外，並通過了輸出入臨時措置法，臨時資金調撥法，外國匯兌管理法改正案，米穀應急措置法，臨時船舶管理法等十一件戰時法案。在這屆臨時議會召集時，秋田清及中野正剛等右翼議員，曾要求近衛內閣改組，以相能得舉國一致之實效。嗣後有馬賴寧亦主張組織戰時內閣，但近衛文麿認為成立未久，不便更動大批閣員，沒有接受。

近衛不同意改組新成立的內閣，可是也感到了現內閣是難於應付戰爭，爲要加強內閣的力量和收舉國一致的效果，乃設立臨時內閣參議院，網羅軍部財界政黨及其他有力份子，十月三日，經樞密院正式可決，任命內閣參議院，計陸軍方面有緩進派的宇垣一成，急進派的荒木貞夫，海軍方面有緩進派的安保清鬆，愛進派的末次信正，政黨方面有政友會革新派的前田米藏，民政黨正統派的町田忠治，財界有比較穩健的鄉誠之助，傾向革新的油田成彬，官僚政客，有老猶鈴秋田清和軍部走狗的松岡洋右。這十個人雖都是在野的巨頭，但他們的政

竟毫不一致，近衛所預期的空成泡影。

國民精神總運動員對於一般國民對這戰爭的消極悲觀，提出了國民精神總運動員的口號，企圖麻醉國民。在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時，已通過了國民精神總運動員運動經費七十萬圓，其後又增加三十萬圓。九月十一日近衛首相，馬場良輔為有馬良橋大將，常任理事長為前東京府知事香板昌康，其他理事十餘名，評議員七十餘名。更收集全國的民間既成團體九十餘個，隸屬中央聯盟之下，以從事實際運動，中央聯盟運動經費七十萬圓，地方運動經費三十萬圓，當時曾由中央聯盟派遣一些舊官僚到各地去講演，並印發許多宣傳小冊，勸導國民須義勇奉公，堅定持久，乃至遙拜皇宮。然而國民精神依然未能動員，而國民精神總運動員不久便消聲匿跡了。

企劃院屬於內閣，以便操縱。近衛內閣被其慫恿決定合併內閣資源局，擴大企劃廳為企劃院，十月二十日企劃院案通過樞密院，二十五日公布，任命瀧正雄為總裁，青木一男為副總裁。所管業務之重要者：（一）起草綜合國力的設置。

之擴充運用有關諸案，（二）審查各大臣所提出之有關綜合國力之擴充運用諸重要委案件，（三）調整有關國家總動員計劃之股案及實施之各處事務。

厚生省 生保健省，合併內務省的社會局及衛生局，文部省的體育課，遞信省的簡易保險局，及商工省的人壽保險，農林省的醫療等關係事項，七月九日通過閣議，七十一屆臨時議會時通過該省經費，預定於十月可以成立，因樞密院有反對之意向，故延擱一時，至十二月提付樞密院，果然反對人壽保險，簡易保險，社會保險的統合，於是決定將人壽保險外，改稱厚生省，其後又改訂官制，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樞密院，翌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厚生省官制通過閣議，於十一日發表，任命木戶文相兼任厚相。厚生省組織，於大臣官房之外，設立體力局，衛生局，豫防局，社會局及勞働局五局，保險院一院。

第七十二屆議會 第七十三屆議會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二十六日舉行開院典禮後，照例即休假，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再開。本屆議會除了通過八地調整法，國民健康保險法，事變特別稅法等重要法案，其中惟總動員法及電力國家管

理法，因統制之加強及憲法精神之抵觸，在貴參兩院，都會作熱烈的辯論，然而國家總動員法終於無修正通過，電力管理法稍加修正亦即通過。議會於三月二十六日閉會。

三次官製

在七十三屆議會期中，因總動員法及電力管理法，政府和議會衝突

新黨運動

非常，於是右翼分子的末次內相，屬見書記長官等醞釀擁護近衛爲黨首的新黨運動，聯絡政黨出身的中島鐵相及永井遞相，勾結政友會的宮田光雄，島田俊雄，及民政黨的小泉又次郎，俵孫一等有力幹部。然而近衛當時顧慮政府和既成政黨的矛盾之激化，不久便停頓了。其次在五六月間，近衛左右的大小政客如秩山定輔秋田清及社會大衆黨的麻生久，龜井貢一郎等，又奔走以近衛爲黨首的新黨運動，然而以這些新舊官僚爲中心的新黨運動，也未能滿近衛的意，不久又停頓了。第三次是九十月間，池田成彬及板垣征四郎看見政府政策的難於施行，又慾憑近衛出來組織新黨，近衛授意豎野桂鹽及木戶摩相，末次內相，計劃新黨方案，因爲末次繁主張強迫解散既成政黨，遭受了各方面的攻擊，叫近衛又畏縮起來了，新黨運動終成泡影。

近衛內閣
的大改造

近衛在七十三屆議會閉幕時便說：「本人身心疲勞已極，今後之難局打開，能否進展，實屬疑問」，所以在四月初便稱病不出，一時內閣辭職消息，甚囂塵上。可是到五月二十六日，却發表了內閣改造的計劃

，以兼任厚相之木戸專任厚相，改任荒木貞夫大將爲文相；促外相驟出，驟相貢屋，商相吉野辭職，改任宇垣一成大將爲外相，池田成彬爲藏相兼商相，其後又促陸相杉山辭職，改任板垣征四郎中將爲陸相，於是軍部出身的閣僚，和從來的內相末次大將，海相米內大將，一共是五個，除宇垣一人之外，其他四人都是軍部法西斯的要腳，或爲軍部法西斯的傀儡。改造後的近衛內閣，爲求國防，外交，財政的步調協同，於六月十日閣議時提出海陸外藏四相及首相的五相會議，以便隨時交換對於侵華的意見，到七月，因未次及荒木二人的提倡，特設內政四相會議，即首省，藏相，內相及文相，定期會談內政諸問題。總之，這次改造的影響很大，近衛內閣因此面貌一新。

政友會 是臨時性質的，經第七十三屆議會之後，總裁設置論逐漸抬頭，到一九三八六年六月一日，任代行委員會席上決定總裁設置時，代行委員島田俊雄提議推戴中島知久平爲總裁。正統派的鳩山一郎等非常不滿，次日鳩山即訪問中島要求公選，然而中島派不答認，砂田幹事恐怕因此分裂，奔走調和，結果暫時維持四代行委員制，不過自後中島派與鳩山派的對立益發面化了。到去年七十四屆議會之後，四月間須改選職員之前，總裁設置論又勃發了，四代行委員協議的結果，決定四月開黨大會決定

總裁，然而意見紛歧，終難一致，到四月二十三日中島派的島田代行委員和堀切總務，突發通知開總務會，中島派多數出席開會決定于四月三十日召開黨大會。這時候反中島派也召開總務會決定不承認三十日的黨大會。不過中島派依然於是日開黨大會，並推舉中島爲總裁，而反中島派遂於五月十四日依鈴木總裁之指名，以久原房之助爲總裁，於是政友會遂分裂爲二，不斷對立鬥爭。

軍部爲要擴攬一切侵華職權，早就有意設立一個中央機關，當宇垣一興亞院的創設，成任外相時，強調所謂外交一元化，軍部也就熱烈地要求設立「對華院」，宇垣反對不成功，終於因此下台。而「對華院」案係於十月一日通過閣議，到十二月十六日公布官制，改名興亞院。興亞院所營事務，據興亞院官制規定，爲對華一切政治經濟，文化有關之事務，以首相爲總裁，外相，藏相，海相，陸相爲副總裁。在華各地設聯絡部，部設長官，同時並發表柳川平助中將爲總務長官，鈴木貞一少將爲政務部長。日高信六郎爲經濟部長，宮本武之輔爲技術部長，喜多誠一中將爲華北聯絡部長官駐北平，酒井隆少將爲蒙疆聯絡部長官駐張家口，津田靜枝中將爲華中聯絡部長官駐上海，水戶春少將爲廈門聯絡部長官駐廈門。興亞院爲敵侵華總機關，各聯絡部爲各地分機關，綜覽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各項華政策之樹立及實施。

近衛內閣因爲侵華戰爭的困難日增，國內的矛盾日劇，在十一月二十日正式決定，至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復召集板垣陸相，米內海相，有田外相，協議的結果，遂於是日以近衛談話的形式發表，這便是近衛的狂妄聲明。這聲明的主要目的，是企圖用離奇怪誕的言論，對我國民肆其迷惑麻醉之毒計。其主要內容，與過去的廣田三原則相似，然其制毒則遠過之，所以旋即遭我領袖的嚴正的駁斥。近衛知道這種政治陰謀毫無效用，更覺途窮策盡，於是在去年一月四日，遂提出總辭職。

近衛內閣辭職之後，湯淺內大臣推荐了平沼騏一郎組閣。平沼在過云臺上是所謂法西斯派的總本山，屢次閣潮都有後繼者的呼聲，終爲元老重臣所歧視而不果，這次實在因爲再也沒有適當的人物了，祇好讓他來試一試，然而平沼的組閣方針，第一是慰留大部分的閣僚，計有外相有田，海相米內，陸相板垣，文相荒木，農相有馬，法相鹽野等。第二是強拉近衛文麿任不管部大臣。這裏便表現平沼內閣的骨格和缺點。所要換的閣僚，計有內相木戸幸一，藏相石渡莊太郎，鐵相前田米藏，農相櫻内幸雄，厚相瀬久忠，法相鹽野復兼遞相，原拓相八田嘉明專任商相復兼拓相。平沼內閣的對華方針，如平沼最初所說：是尊循廟內閣所定的方針，並尊重繼

會，尊重政黨，不從事新黨及國民再組織運動。他說：「日本之政治基礎，在於萬民輔翼皇室，無論國民之職業如何，而輔翼皇室，乃日本精神，凡我國民其或為農，或為工，或為商，均須以此精神為基礎而發展之。」這便是平沼內閣施政的根本精神吧？

第七十四屆議會

四屆議

院典禮，然後新年休假，到第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再開。可是在第七十四屆

議會之間，近衛內閣辭職，平沼內閣新登台，前閣政治設施新閣不能負責，而新閣尚無政治設施，議員亦無從追究，所以這次議會大有「寂寞」「低調」之譏。本閣議會除了通過九十四億餘萬圓的預算案以外，尚通過米穀配給統制法，宗教團體法等重要法案。其間惹起紛爭者，有近衛不營部大臣問題。近衛辭職後即任樞密院議長，按照敵國法規樞密院是不能干與施政的，現在近衛任內閣大臣，顯然是違法的。故衆議院議員如小川鄉太郎，安藤純正等提出質問，以致發生相當大的風波。

法西斯小會派的合流運動

七十四屆議會期中，又發生了以東方會及社會大眾黨為中心的合流運動。一月二十六日東方會的中野正剛，杉浦武雄及社大黨的麻生久，三輪壽壯等會商結果，兩黨都同意合併，並計議如果可能，須網羅各小會派

，蔣經國回憶說：「當時蘇聯、東歐及中國東北的共產黨，宋遼一派頗為高興，約於二月八日會見社大東方兩黨黨首。可是安達終於覺悟過來了，中途拒絕參加。二月九日社大東方兩黨發表聲明，結成準備委員會，協議政綱政策，名黨章等，同時並引誘革新農村協議會參加，「革新」亦欣然答應，並派代表參加準備委員會，可是這消息傳出去，「革新」的地方支部都反對，又不得不脫退。最後是社大黨內的勞系份子也出面反對，他們雖未從正面來反對，却提出了東方會難于承認的條件，即推舉安部磯雄為新黨首，其後幾經協議，決定推安部為總裁，而以中野正剛及麻生久遠理實際事務，然而社大黨內部因此却發生裂痕，安部磯雄便聲稱「決不參加新黨」，於是這次合流運動便完全失敗。

平就內閣的辭職 對平沼上台時所提出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加強防共協定，也就是參加德意日軍事同盟，德意軍事同盟的締結，原為對英法的，並非真正防共防蘇，所以日本的所謂現狀維持派都反對參加，惟有法西斯派極力主張參加，在平沼內閣裏所反映的就是烟陸相堅持要參加，而平沼自身及石渡濱乃至米內海相都反對，所以前後開了六十七四五相會議，結局正在有所決定時，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締結了，敵人的藉「防共」之名

以圖侵華的外交陰謀，很顯然的受了打擊，即過去的「防共協定」，也已成了廢紙，在這樣的「複雜怪奇」的國際情勢之下，敵人的外交，陷於窮途，於是平沼內閣不得不于八月二十八日下台。

阿部內閣的成立

斷平沼內閣之後的阿部內閣，於八月三十日上台。阿部內閣的上台，是陸軍中央部所推薦的，同時阿部是東亞同文會的理事長，和近衛非常親近，又和木戶是親家。所以重臣方面也有相當夤緣。而阿部內閣又可說是以近衛所發起的右翼官僚團體的時事懇談會爲母胎。閣僚人物如下：陸相烟俊六，海相吉田善吾，外相野村吉三郎，內相兼厚相小原直一，藏相兼企劃院總裁青木一郎，商相兼農相伍堂卓雄，文相河原田稼吉，法相官城長五郎，遞相兼鐵相永井柳太郎，拓相金光庸夫。內閣書記長遠藤柳作，法制局長唐澤俊樹、這些人物之中，有幾個是不夠格當大臣的，故有「小人物內閣」及「廢物內閣」之稱，不過由此倒可看出阿部內閣的特別使命，以「鬼檢舉」著稱的小原直爲內相及宮城長五郎爲法相，以鎮壓社會運動有名的河原田稼吉爲文相，以日本托派背後指揮者唐澤俊樹爲法制局長官，都是爲要鎮壓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九月十三日阿部內閣發表政綱要點：（1）以處理「中國事變」爲政策的核心，（2）扶植冀中夾攻政府爲處理「中國事變」之根本方針，（3）綜合經

濟力之擴充與運用，（4）國家總動員體制之整備與強化，（5）諸制度的刷新與運用。這幾點都是軍部法西斯最初向阿部內閣所要求的。

貿易省問題

阿部內閣因軍部的要求，擬大事革新內政，於九月三日緝議決定設立貿易省，將外務省、大藏省、農林省、商工省、拓務省等有關貿易的

題與外務省風潮

局課移歸管理，並成立貿易省設置委員會。外務省通商局長因野村外相未經省內同意，遽答認將該局移管，而課長事務官等又因反對野村親英美的外交，藉此掀起風潮，一百五十多個事務官開會決議要求野村外相及谷外次辭職，野村不肯，於是反對派一方面聯名向野村辭職，一方面是文首相，主張經濟外交和政治外交的一元化，並提出貿易省綱要中有關外務省部份的修正案，到這時候野村也怕引起大亂子，於是採取妥協態度，十日夜由外務省長老芳澤謙吉出任斡旋，十一日芳澤復請佐藤尚武，出淵勝次，田中郷吉，吉田茂等討論調停辦法。同日樞密院方面亦對貿易省案表示不滿，於是十三日閣議決定改變貿易省綱要承認外務省事務官們的主要要求，駐外商務官的任免權屬於外務省，風潮方得平靜。不過貿易省竟因此延擱而致流產。

阿部內閣成立的時候，原是接受軍部的意見，採取少數閣僚制，最初發表竟有五個兼任閣僚，首相兼外相，商相兼農相，內相兼厚相，遞相村吉三郎爲外相，同時因爲農林省方面及農村糾葛又熱烈地反對伍堂兼農相，加以去年度敵人穀本歉收，釀成嚴重的饑餓現象，農林省所管事務亦增加了非常的困難，於是阿部內閣於十月十五日任命酒井忠正爲農相，而且因外務省的風潮，阿部內閣已完全暴露了它的軟弱無能，同時第七十五屆議會又照例在十二月間召開，阿部內閣不得不設法應付議會，於是決議放棄少數閣僚制，想拉政民兩大黨領袖出任閣僚，最初由阿部自己和小原內相，武藤陸軍軍務局長，三次請民政黨町田出馬，均被町田拒絕，另一方面政友會又是分裂狀態，無論任命其中的那一個，都要引起摩擦，於是阿部又祇好放棄政黨閣僚策，而任命老官僚秋田清爲厚相，永田秀次郎爲鐵相，所以阿部內閣補充是補充了，仍然是不能加強內閣力量，也不能收到議會對策的效果。

阿部內閣
閣的補充

阿部內閣內櫻榜所謂處理學變第一主義，將國內的各種政治經濟問題都忽視了，其中如米穀缺乏，動力饑餓，物價騰貴等現象，實叫民心惶恐，怨聲載道，於是第七十五屆議會召開之後，果然發生了議員的倒

議員倒相

阿部內閣內櫻榜所謂處理學變第一主義，將國內的各種政治經濟問題都忽視了，其中如米穀缺乏，動力饑餓，物價騰貴等現象，實叫民心惶恐，怨聲載道，於是第七十五屆議會召開之後，果然發生了議員的倒

關運動。先是法西斯派的國民同盟，東方會及日本革新黨所組成的時局同志會，於十二月二十日開委員總會時，決議了不信任政府案，二十二日即曾派代表見阿部，要求政府辭職，當然阿部沒有答應。於是在廿六日議會召開之後，時局同志會即發通知與各議員，召集有志代議士會，進行倒閣運動，一對到會參加者達二百五十人之衆，至今年一月初增至二百七十餘人，佔衆議員絕對多數，除了時局同志會，社大黨等法西斯小會派之外，民政黨，政友會所屬議員也有不少參加。決議要求阿部內閣辭職。當時阿部以為各大政黨首領尙和政府在開五黨首會議談，如民政黨的町田還說支持現政府，故阿部藉「處理中國事變」為口實，依然戀棧，然而到一月八日，陸相烟俊六與各軍事首腦會談之後，即率直地向阿部進言，謂「政府不能以解決中日事變為苟延殘喘的理由，鑒於各方之反對情緒，首相應即行辭職」。十日陸軍方面舉行軍事參議官會談，對於阿部的還在躊躇感着不滿，一致認為有速謀政局安全之必要，於是阿部內閣遂於十四日辭職。

米內內閣
的上台

鋤方針，即要真正舉國一致之內閣，惟望近衛文麿出馬，對世所傳其倘候補者採取積極反對的態度。可是經軍部財界諸人士的勸說，近衛不肯答應，反而示意推薦原任陸相的烟俊六，於是一般所傳後繼首相候補者突以烟俊六呼聲

為最高。然而烟俊六的呼聲，完全是由臣方面散布的烟幕，原來內大臣湯淺早已屬意米內光政。米內是林，近衛，平沼諸內閣的海相，相當地牽制了陸軍方面的冒勳政策，並曾反對參加德意軍事同盟，主張經濟統制不宜過激，且與財界有深切關係，故十二日湯淺即已遣密使告訴米內準備組閣事宜，十四日阿部辭職，湯淺即奏薦米內，直到命令發表，各界咸為驚訝，尤以陸軍為甚。湯淺亦早知陸軍方面要生反感，故要傀儡天皇召見烟俊六入宮，勅諭陸軍須協助米內組閣，所以陸軍方面祇好讓米內安然上台。

第七十五屆議會概況

第七十五屆議會召開之後，阿部內閣變為米內內閣了，所以在今年後成爲以攻擊民政黨爲中心。民政黨在法西斯小會派看來是現狀維持派一個堡壘，是米內內閣的支持者，所以再開第二日，民政黨代表齋藤隆夫作總的詰問時，對於政府所謂「處理事變」政策加以批判，大意謂「近衛聲明」作爲處理事變的方針是不對的，扶植汪逆爲組織是無効的，要真正「處理事變」，何不叫我割地賠款以求得和平云。於是軍部及法西斯小會派都羣起來攻擊齋藤，說是他的話有冒瀆聖戰，侮辱皇軍的地方，要求懲罰齋藤。經月餘的糾紛，終至開除齋藤的議席，然而法西斯小會派還要藉此攻擊民政黨出身的小山議長及町田總裁。又組織議員聖戰貫徹聯盟，原擬不願

民政黨參加，不過軍部又怕因此惹起海外譴責，這些計劃都未實現。

本屆議會，通過了一百〇一億的龐大預算外，並通過了稅制改革法案，米穀臨急措置法改革案，國兌管理法改正案及其他財政局產業援助金，獎勵金等案，在議會中，雖然對於這次預算案都懷疑它是否能實施，然而沒有決子，在軍部的威脅之下，也就無言地通過了，議會於三月二十六日閉幕。

政黨的混亂　法西斯小會議員要求開除齊藤的議席，可是許多議員是同情齊藤的。在民意票開除齊藤議席時，如古島義英，工藤鐵男，平代隆吉，八並武治，多田滿長等數十名，曾召集會議反對幹部的決議。又如岡崎久次郎且因此申請脫黨。政友會久原派內的三土鶴山系，大多數都反對開除齊藤，以致引起蘆山均，牧野良三等五人的要被開除，和肥田琢司等五人的要脫黨。幾乎陷於分裂的境地。至於社會大眾黨內的社民系早就對於麻生等的領導黨走上法西斯的道路非常不滿，結局是鈴木文治，片山哲，水谷長三郎等九人被開除黨籍，而黨首安部磧雄亦發聲明脫黨，遂陷于分裂。可是這社民系要另組新黨，並已擬定政綱政策，却在召開成立大會之前五日被內務省禁止了。

新黨運動
的高潮

政策的破綻以後，一時會採取退讓的政策，力求鞏固自己陣容和分化既成齋藤事件，就是分化既成政黨的最善方策。在齋藤事件的背後，主要的使政黨混亂的力量是新黨運動。法西斯派的要分化既成政黨，是為着組織法西斯的新黨。是以政友會中島派是山崎達之輔、倉元義一、西方利馬，及時局同志會的赤松克彌為主流，外和軍政界要人如林十郎，末次信正等聯絡，更得社會大眾集體井賀一郎等追隨，一時非常活躍。自齋藤事件之後，民政黨內部的傾向法西斯份子也甚為得勢，政友會久原派的「革新巨頭」，原房之助，一因黨內修改黨章，規定總裁須經選舉，他個人前途非常暗淡；二因外界法西斯派勢力的抬頭，於是又提出了他從來的「一國一黨」論，主張將現在政黨的組織削除來成立一個新的政黨。五月四日會見民政黨的町田總裁，其後又相繼拜訪了各黨黨首，大得法西斯小會派的響應，到六月初中島派亦表明願參加新黨。這時新黨運動擬定的黨首近衛文麿，也表示了對於新黨運動有深切關心，六月六日久原以內閣參議的資格向米內呈遞「打開時局進言書」，要求米內辭職，次日便辭去參議職，以表示與米內內閣斷絕關係。現在惟有民政黨尚未有明確表示態度，不過民政黨也曾表

示，祇要近衛出任黨首，該黨也有解散來參加新黨的可能。

湯淺內大臣的辭職

內府大臣湯淺倉平，是日本法西斯派認為現狀維持派的中心人物，曾不斷地予以攻擊，去年七八月間因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問題，軍部法西斯派更肆行恫嚇，一時有要暗殺湯淺的謠傳，到米內內閣的上台，軍部對於湯淺恨之入骨，軍部法西斯的機關報國民新聞，於米內受命組閣的翌日便罵湯淺為「結黨營私，欺君誤國」的陰謀家，應「予以嚴厲的制裁」。湯淺鑑於法西斯派的汹湧，三月間遂有辭職之意，至五月二十八日，終因臥病向各方面表達辭意，於是親軍派推薦平沼，現狀維持派推薦廣田，兩方爭持頗烈，至六月一日方由宮相松平恆雄奏薦前內相木戶幸一俟繼任，木戶幸一為明治維新三傑木戶孝允之孫，在京都帝大時代與近衛文麿為親友，近衛內閣時始入閣，結納操縱，勢力日厚，這次居然得任內大臣的要職，可見日本統治階級更趨反動。湯淺的下台就是現狀維持派的總崩潰的標幟，木戶的上台是親軍派貴族官僚的完全得勢，也就是意味着日本政治的更傾向法西斯化。

米內內閣
崩潰的前夕

經下台，它的支持者民政黨也在風雨飄搖之中，在政府施政方面，最嚴重的經濟上的危機，不但未能補救，而且部分地擴大了；通貨膨脹的惡

化，黑市價格的泛濫，乃至實行預算亦不能如意編成，增產計劃更沒有法子使它實現。加以反政府的法西斯派的勢力日劇，新黨運動的澎湃，久原等倒閣運動的進行，東方會及大日本青年黨等的煽動排英；尤莫是軍部法西斯的在歐戰擴大之後，荷法等的先後戰敗，亟欲乘機南進；而米內內閣尚固執其「不介入」的方針，是米內內閣和軍部最大的矛盾，也就是米內內閣最大的危機。

三 外交

隨着侵華戰爭的展開，敵國的外交活動，始終是同敵人的軍事活動相聯合着的。敵人的軍事活動，是在侵略中國，佔領中國為中心任務的；而敵人的外交活動，也是以怎樣才可以達到侵略中國，佔領中國為中心任務的。敵人的外交攻擊，並不減于敵人在戰場上的軍事進攻，所以敵人自發動侵華戰爭以後，即在國際大肆活動，其一貫的希圖鞏固德日意防共同盟，討好美國，威脅法國，恫嚇與拉攏英國，緩和蘇聯，總之，希望孤立中國抗戰，而達到其侵佔中國之目的為原則。這個，可是說是自近衛內閣到米內內閣，自廣田外相到有田外相，在外交上

所持的一貫的基本路線或方針，也即是在侵華戰爭中敵國外交的總方針。儘管由於敵國內部的矛盾，一向敵國的外交，是朝着幾個不同的路線走的：少壯派軍閥主張鞏固德日憲法西斯侵略陣線；急進派和革命財閥主張與蘇聯親善；而元老・重臣和保守財閥則主張與英法妥協，他們始終不調和地對立着。可是由於所謂「中國變遷」不能解決，以及國際間環境惡化，使敵國不能不走到所謂「一元化外交」的途徑上，就是要調整各國的國交，以孤立中國，解決所謂「中國變遷」，「建設東亞新秩序」。

當然，由於敵國內部軍部、政黨、官僚、財閥的意見不一致，由於中國英勇的團結持久抗戰，由於敵人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與英、美、法、蘇聯等各有關國家的利益衝突，敵國的外交政策，始終是弄得手忙腳亂，而結果都失敗了。過去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

敵國在三年的侵華戰爭中，三易內閣，四易外相，因為敵國整個政局險惡的必然歸結，也是敵國外交失敗的最好的說明。

茲將敵國侵華戰爭三年來的外交活動情形，作一個概括的全般考察。
我們先從廣田的外交說起吧。

廣田的 外 交

近衛組閣的第一任外相，是廣田。誰如果提起二十一條的條約時，當會想起廣田這個名字來，因為二十一條，據說是出于廣田的手筆。再拿近的事情來說，德、日、意防共協定，廣田是協定的簽訂者。在敵人發動侵華戰爭以前，他以淡薄的法西斯色彩，隨着近衛內閣登場，高唱所謂「協和外交」。及戰事發動以後，又唱所謂「東亞自立外交」。在廣田的外交活動上，因為他是日、德、意防共協定的簽訂者，在日、德、意法西斯侵華陣營的勾結上，固賣了很大的氣力，畢竟因為無法打開敵國與英美的外交關係，也就是說無法使敵國軍事與外交一元化，于是不得不在所謂強化內閣的過程中，讓位于宇垣。

在廣田任內敵國外交上所發生的事件，有下列幾種：

敵人自侵華戰爭發動以後，憑其空軍的優勢，鎮日排大隊飛向我不
許格森大使被敵機射擊事件 設防城市，濫施轟炸，危害我無辜人民的生命財產，其無恥已極！同時，不僅對於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加以殘酷的毀滅，即對於第三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亦一同施以轟炸，其目無國際公法，破壞世界和平，更可想見。就敵機射擊許格森大使一事，可以作一個很好的說明，其實像這種事情，實在太多了。

英駐華大使許格森氏，于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以後八月二十六日，陪武官調查和經濟顧問巴智由南京乘汽車赴滬，在途中被倭機掃射，並投彈轟炸，許格森大使身受重傷。

自這件事發生以後，英國政府即向倭政府提出要求數項：

- 一、日本政府應向英國政府正式道歉
- 二、對肇事的責任者應加以適當的懲罰
- 三、保障以後不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

英國政府對此次許大使遭難事件所以向倭政府提出抗議者，原因是「轟炸的飛機為日本機」，而倭方却百般抵賴，以着手調查為辭，故意遷延，至九月七日始對英國政府發出一抵賴的回牒如次：

「……經我方調查的結果，並無何種資料足以證明是我方飛機所為，惟現擬採取其他手段繼續調查中……」

這種希圖抵賴的回答，自不能了事。及至十月二十一日倭方復發出一最後的回答，經英國駐倭大使克萊琪氏轉達英政府，其內容大要如次：

「……當時在嘉定，有中國軍的陣地。八月十八日以來，日本飛機不僅對此曾屢加

轟擊，而且當時中日兩軍的飛機亦幾次發生過空戰……由日英官憲迴避調查的結果，得知英大使所乘汽車的位置，並非如英方當初所說在距太倉南方六英里的地點，恐在嘉定的南方，亦未可知……該大使的負傷，固非出于故意，或許是因日本飛機的行動所致，亦未可知。因之，帝國政府特對英國政府正式表示深切的遺憾」。

因為倭政府終于因為抵賴不了而抱歉承認了，所以英國政府也就沒有再作進一步的要求，而認為此項倭方的回答，尚稱滿意，可告解決，並提出回答，于二十三日經克萊琪大使轉達倭政府，本問題于此遂告結束。

派遣分赴各國的國民使節 引起世界主持正義和平國家的反感，特于二十六年十月決派遣一批婆羅分赴各國，疏通各國的感情，藉以緩和列國的譴責，並幫助其侵略。而業其名曰「國民使節」，並謂「這是為欲使列國徹底了解我方的公正的真意」。真是無恥到萬分。據所派遣的名單如次：

英國：樞密顧問官子爵石井菊次郎。
德國：前商相伍堂卓雄。

美國：衆議院議員松方幸次郎、鈴木文治、大阪每日及東京日日新聞之主筆高石

武五郎，貴族院議員今井五介等。

法國：朝日論說委員町田梓樓。

意國：男爵大倉喜七郎、衆議院議員中野正剛、政界方面鈴鹿田均、鳩山一郎、鶴見祐輔等。

德意日防共協定的簽訂　自德日新的防共協定成立以後，德日二國即積極拉攏意大利參加。關於德日促使意國加入防共協定的交涉，于二十六年春間以來，即已在羅馬開始進行。經過數月之久，始將議定書擬定，至十一月六日，三國各派代表——德方派里賓托拉普大綱，倭方派堀田大使，意方派齊亞諾外相出席，在羅馬正式簽字調印，而結成所謂貫通歐亞的防共聯線。

承認西班牙佛郎哥的政權　西班牙反革命政府的佛郎哥，因得到德意之支援，而有所謂佛郎哥政權出現。倭政府因為欲討好柏林，羅馬軸心國家，即極力贊揚佛郎哥的反革命的政權，謂佛郎哥所標榜的擊滅共產主義，適與其防共精神一致，于是對佛郎哥反革命政權，決定正式加以承認，倭外相廣田于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特招請駐日佛郎哥政府代表卡斯特約來到外務省，將倭方承認佛郎哥政權的意旨向他表明。

倭方承認佛郎哥反動政權以後，接着復指使滿一派同樣的把戲，于十二月二日在倭外務省，會同倭外務次官堀內，由駐倭為「滿」阮大使和佛郎哥政府的代表卡斯特約正交換公文，而完成為「滿一正式承認佛郎哥政權的手續。

美、砲艦

敵人發動侵華戰爭，從國際的立場來說，是破壞九國公約的行爲。

巴奈號被炸沉事件

這一種不法的行爲，顯理凡是九國公約簽字的國家，是應當馬上出來加以共同有效之制裁的，而敵人竟不顧一切，為所欲為，不但破壞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而且更直接危害第三國在華之權益，敵機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上游附近對美國砲艦巴奈號投彈轟炸，該艦竟被炸沉，可以說一種舉世驚動的事。在敵人固是一種違反國際信約，而在美國却是一種重大的侮辱。假如這件事美國可以忍耐，還有什麼事不可以忍耐呢？所以這件事發生以後，馬上引起美國許多反響，尤其美參議院各演說，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納瓦達民主黨參議員畢特門氏認為不可容認，他說：「日本政府單是每次表示着遺憾，是難以滿意的。這是日政府實行把廣大的權力，交給戰場上服務的海陸軍官了。有些高級的日本軍官對這等暴行，負有責任，這些軍官應當指出姓名交付懲戒。」日政府給人家猜疑，就是因為這等事出于故意，其目的就是在嚇到中立國人民，使他們會要求

也將把所有在中國的外交及僑民撤退。」

其次，加里福尼亞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生氏說：「我並不要戰爭。但是如果有不義美國人或美國砲艦在那裏，美國人就可以給他槍殺，美國砲艦就可以給他轟沉了，這個我却不願默然同意。我們是美國人，我們要保護全世界的美國人。」

而烏達州民主黨參議員維康·金說：「日本有意破壞着九國公約，對於這公約美國是簽字潤之一。日本又是一個無恥的國家進行着殘酷的戰爭，顯然，日本人是不顧美國及其他簽字國的權利了。現在已經無須相信日本人會停止這種侵略戰爭，即使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也一樣。」

當時，美國政府也以極嚴厲的態度注視巴奈號事件。羅斯福親自擬定抗議書，由國務卿赫爾遞交駐美倭大使齊藤。當此事件發生以後，倭政府亦極為狼狽。倭外相廣田子專發之次日（即十三日）向駐倭美大使格魯氏道歉，並電駐美大使齊藤採取同樣的措置。接着于十四日復向美國發出「對不住，請見諒」的公文。自從接觸美國抗議書以後，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對美國所提出的抗議作正式的回答，其內容如次：

一、據貴國是稱：「要帝國政府用書面表示正式道歉；履行十分的損失賠償；保證今後，華的美國國民的財產和利益，不得受武裝的日本攻擊以及日本的官憲或日

本軍不法的干涉」等項……關於貴國所要求的「道歉」和「賠償損失」二項，已在
前面中表明，茲不贅。至關於今後的保障……此次攻擊美國的軍艦，雖說是基于錯
誤，但未缺乏注意，因此理由，當與肇事關係者採取適當的措置，並期今後再無這
種過錯之發生。」

美國政府接到這個回答以後，即命格魯大使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訪倭外相廣田，當面
交付對倭通牒一件，內容為對倭方的回答，表示諒解，本事件於此告一段落。

這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美軍政府向倭方求巴奈公損失賠償費二百二十一萬四千
七百美元又三十六仙，倭方於四月二十二日賠償付美軍，是自首自受，本事件遂告完
全解決。

英軍砲擊事件——
的英軍砲艦勒威、巴多號，於十二月十二日突被倭軍由陸上加以轟擊，
如海敵倭對於英美既以有計劃的同流底、巴多號被擊沉事件同日發生的。停船無籍湖
提出抗議。可是，敵人具有一種最卑鄙無恥的技術，往往對第三國施以
發，恫嚇，甚至施以危險，這第三國當真提出抗議時，萬一無法托辭抵賴，即不惜屈
膝出餞，可憐亦復可笑。關於英國砲艦勒威、巴多號被轟擊事件，也是經過倭外相廣田

作兩次的遠航，報告解決。

『敵國政府』
『發表所謂』
『重大聲』
武力不能屈服中國，是敵人在實際戰爭中所得到的教訓。所以自以

自從中國不勝敵人稱謂和的遠航事後，敵人更是驕極無聊，而於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發文所謂軍大聲場，以闡其對華態度，該聲明書所謂：

『此次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而至今止，國民政府依然不解日本真意，策動抗戰，不察國內人民塗炭，對於東亞和平毫無顧忌。因此，日本政府，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並協力建設新中國。日本政府曾重申中國領土與主權及列國在華權益之方針，當然毫如變更。現今日本對於東亞和平之責任愈益，政府切望中國更為發奮，實行此項重大任務。』

倭政府自從發表此種所謂『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以後，倭外務省即將該聲明電告駐歐美各國的僑使，命其轉達各該國政府。接着，倭外務省於一月十九日又發表一篇所謂『和平交涉的經過』，其內容如次：

一國民政府對於事件的解決，如以誠意提出，我方決不拒絕，此爲我政府的方針，早已對在京各國大使說明了。去年冬，在京德國大使，曾好意提出，希望德國政府與帝國聯和，而德國政府可爲日支兩國間直接交涉的橋梁。

對於事變之解決，中國政府鑑於前記的方針，蒙在京德國大使之好意，於東亞永遠和平之達立上，給予中國政府之後之及省的機會，可是中國政府竟忽視德方之挖空德國政府之好意，而沒有得到何等誠意之回答，因此，帝國政府不得不依舊于十二月十六日之聲明：「以後不致與中國政府爲對手也。而以獨自的立場來對付事變。」但是，德國政府之好意的斡旋及在華與在京德國大使之多方的努力，帝國政府至深感謝。」

自總理政府發出上列聲明後，除德國因某種關係經應和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道件事的，可見其自討沒趣之一斑。

德國吞併奧地利，與敵人侵佔滿洲，是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的。
承認德國吞併奧地利者，當時勒於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在德國國會發表承認爲一滿的
聲明時，一定聯想到倭方將有類樣的聲明，承認其吞併奧地利，這是毫無
疑問的。

德國於三月十三日正式公布德奧合併之新聯邦憲法，十五日即由駐倭德國大使館正式通達倭國田外相，這個機會特勒承認爲「滿」還不到一個月的事。也正趁倭方報答德國的一場好機會，所以接到德國的通牒以後，即立刻承認，將經奧的倭公使館撤銷，這決不是偶然的。

寫到此地為止。以上的事件，都是在倭廣田外相時代所發生的。當然在外交上還有許多值得記述的事，比如關於蘇聯與日本問題，數起來就有二大串。北樺太石油問題，蘇僞邊境衝突問題，漁業問題，在蘇日領事館封閉問題，甚至蘇聯對華援助，亦成爲蘇日間外交上主要的問題。由於敵人長鑑的宣傳，更至使人主張對蘇備戰，不僅上列許多問題沒有辦法解決，更使蘇聯對日的態度愈趨僵硬，這是廣田外交最苦惱的一點。同時，從上列各種事件看來，除了對德意的外交稍有收獲，如德國承認「滿」，意大利被拉入防共協定，還有如德國在華軍事顧問的撤回，以及意大利在華財政顧問和飛利將校的撤回而外，可以說對英美法的外交，始終是沒有打開的。這一點，就是敵人自己也是承認的。敵人在論『列國與奉變』上這樣說：『列國對華變之態度，除德、意兩國外，完全同情于中國，對於日本則保持着邦友誼及至惡意的態度。這些國家邦友誼的態度多把國子不能諒解日本之真意，或對於日本國力以極小之評價。就中以英蘇兩國反對

着英國走的法國之態度，是始終保持着澈底援蔣之方針。這不啻是說廣田外交的無能。所以廣田終於滾蛋了。

字垣的
外交
協和外交

廣田下台，字垣上台。字垣之廣田上台，就是因為廣田外交失了敗仗，更不消說是毫無辦法。而敵閥改組，捧字垣上台，就是要他出來彌補這個缺陷，就是除掉鞏固日德意防共陣線，加強德日意合作以外，要極力拉攏英國，協調法美，緩和蘇聯，使中國陷于孤立，而真正達到廣田所謂「萬邦協和外交」。

字垣的外交，是不是實現了？雖然用盡了他老奸巨滑的手腕，來拉攏英美，緩和蘇聯，可是，由於軍部的妄動，一樣的沒有辦法。當字垣正向着英美謀拉攏的時候，軍部急進派和海軍南進派，却積極破壞英美在華中、華南的一切權益，再當字垣想調整蘇日間的關係時，敵閥東駐屯軍，竟造成張鼓峯事件，結果使蘇日間的矛盾更尖銳化起來，所以字垣外交，也終于失敗了。

在字垣時代外交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張鼓峯事件，茲將該事件發生、經過、結束之情形約畧說明如下：

據說，張鼓峯事件是蘇聯之傑界有名的手。張鼓峯事件之後，蘇聯之對外政策，據說，是蘇聯造就的。據說：「七月十二日晨，蘇聯兵多數，突擊張鼓峯（後改稱正勇山），在該山東北側斜面，有多數兵狂奔着構築掩蔽壕和軍事設施，而為事件之發端。張鼓峯是『滿』鮮之軍事的據點，牠一方面將雄基，豆滿（即他們）線之據點的要塞地帶之羅津灣，收于一望之中，另一方面保休志特附之的蘇聯海軍根據地，亦可以展望。因此，日本滿一當局向在哈爾濱的滿洲國外務局特委員的蘇聯總領事和向在莫斯科的秉光大使，再三要求蘇聯軍隊為外撤退。可是，蘇聯方面却很難屈服，于是兩軍發生衝突。」事實，這件事是約關東駐屯軍挑起來的。

雙方發生衝突以後，從七月二十九日起，一直到八月十二秉光與李維諾夫第三次會議後的次日（十一日）始停戰鬥。在一次戰鬥中，敵人所得到的只是無恥的慘敗。結果，只得屈膝求和，事件始告結束。這件事可說是敵國外交上一個的最大恥辱。

此外，如宇垣對英拉爾的外交，雖費了不少的氣力，成就其上台以後同註日英大使克萊琪的談話，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談話的內容，當然以中日問題為主體，可是，由於敵人直接間接給予英國在華權的損害，如關稅率的改訂，內河沿海航行的防護，華南

的轟炸，以及對海南島的野心等事，始終沒辦法拉攏。

再就對美外交來說，宇垣是極廣泛對美討好主義的，如上海灘江大學交還，就是一例。可是，因為敵人在華的軍事侵略行動，美國對華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是恰恰相反的，當然也是沒有辦法拉攏的。尤其美國輿論界及全國上自羅斯福總統，赫爾國務卿，下至人民大眾，其痛斥經略以及對我抗戰之同情，差不多有壓倒的形勢，這個，決不是敵人所可用討好方式買得着的。

更就對柏林，羅馬軸心的外交來說，由於英德、英意的協定，反而不如賓田時代，就是說，德日意防共陣線，隨着歐局急轉直下，緩和，逐漸鬆弛下來了。

以至這些，都是決定宇垣下臺之命運的一當然也有內部的原因，即宇垣與板垣對立的原因。因此，宇垣終於登台四個月就短命下台了。

有田的外
交

合羣閣的需要呢？這自是不消說的。有田本來是霞關的正統派，原與親英，美的外交穩健派接近，可是，由於他一九三三年任法西斯軍閥的強姦之下，與德意簽訂之德日意防共協定以後，有人說他是變成了兩重人格的外交家，其實他從那時起，即已跪在法西斯軍閥的腳下，作了法西斯軍閥唯一的工具了。所以在氣

鐵極高的敵少壯派軍閥把持一切的情形下，有田繼宇壇出任外相，是不無原因的。

有田的外交，是跟着軍部走的。軍部一貫的主張，是在不惜拋棄英美，而一味加強德、日、意的合作。所以有田的外交政策，也始終是循着這條路走的。當其出任外相以後，陳述對英德意等國外交政策時，他說：「德、意、日對華有加強合作之必要，一違反正義軍部的主張。雖然也會說：『英大使如願意時，也準備與之談復談判』，實在其對於英美是不重視的。比如關於楊子江，珠江的封鎖，英美提出抗議時，他置之不理，當英美對我國信用借款成立時，他對外報記者談話：「九國公約及其附屬之議決案，已不適用」，特別抨擊英美對我借款，「為不適合之行為」，並發表「外人在華之治外法權及租借地，均將逐漸收回」，以對英美實施恫嚇。同時對於法蘇，也加以恫嚇，他說：「如軍火仍繼續不斷經由安南運往中國，日本則取適當應付辦法，這顯然是對法國說的。而對於蘇聯，則這樣說：『共產國際目的，在赤化中國，赤化世界，日本決繼續與之鬥爭。張鼓峯事件，雖未發展至嚴重階段，即獲解決，但日蘇關係緊張如故，尤以庫頁島北部蘇聯干涉日本煤礦，及漁業問題，懸而未決，情勢更為嚴重』。就中關於漁業問題，有田亦會說：『日蘇漁業交涉，因蘇聯方面，不採取妥協態度，現在考慮最善辦法』。又說：『政府決心擁護北洋漁業權益，至于不能解決時，究如何處置，尚有若干階

段，未幾說明」。這裏面就是包藏着法西聯軍屢高唱着對蘇準備作戰的問題。其實，他也不摸摸自己在張鼓峯事件中所受的創痕好沒有好。

總之，有田上列的外交政策。無論对于英、美、法、蘇的矛盾增加度如何，但是這合冒險的少壯派軍閥的口味的。所以有田外相的壽命比較長，近衛內閣倒台，而他仍然繼任，就是因為他適合軍部的需要。有軍部給他撑腰的緣故。可是，由于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締結以後，平沼，有田的親德意的外交，整個地破產了。于是不得不于八月二十八日随着平沼內閣倒台而下台了。

有田時代所發生的外交事件 最重要的有下列數種：

~~~~~  
英日東京談判  
~~~~~  
庚被抗日分子所暗殺，要求英天津租界當局將刺程犯人引渡，但是，英國當局因爲證據不充分，自然拒絕敵人的關於犯人引渡的要求。因爲這個緣故，敵天津的駐軍，即于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從天津英租界至敵租界和中國街的通路封鎖，分七個地方實施嚴重的檢查搜索，而使英，法租界隔絕，于是引起外交的交涉，有所謂英，日東京談判。該談判從七月十五日起開始。

當時參加協定的在敵人方面，特命全權公使加藤外松，天津首席領事田中彥藏，現

德軍代表首席武藤少將，河村大佐，太田中佐及大田少佐；而在英國方面，則派有克萊琪駐日大使，天津首席領事赫巴特及皮奧特少將，根據最初有田與克萊琪之折衝，並非一般原則問題之商議，而于七月二十四日成立初步原則協定，其內容如次：

一、英國政府完全承認有大規模之戰鬥行爲，在中國進行中的現實的事態，並認識在戰爭繼續的狀態下，在中國的日本軍，有確保自己之安全，和維持其控制地域內的治安之特殊的要求，更要排除一切有礙于日軍^軍有利于「敵」的行爲或因素。英國政府・當日軍達成初記目的時，沒有任何妨害之行爲或措置；並於此時際，將此種行爲或措置加以控制之旨，明示於在華英國官憲及英國國民，以為有政策之確認。』

這個協定，顯然是表示英國對於敵人的一種妥協，其實是出賣友人，也是出賣自己。接着，敵人又進一步提出兩個要求，即敵人所謂「治安警察問題」和「經濟問題」的要求。關於這兩個問題的內容，第一個問題，即「治安警察問題」，包括下列三項：

一、程氏暗殺犯人之引渡。

二、租界內反日及赤色分子之取緝

三、租界內之公共取緝

其次，「經濟問題」所含的內容，有下列兩項：

(一) 租界內舊法幣之流通禁止及現銀之引渡。

(二) 中國方面錢莊，商社之受日方的檢查與取緝。

關於上列問題，當時談判的結果。除將刺程犯人如敵人之願於九月八日引渡至敵天津憲兵本部外，其餘的問題，均未得解決，不過到今年六月間，所謂天津問題，畢竟在英國不顧國際信義與對日的屈辱妥協，下解決了，而這件事仍然是在敵有田手上解決的，特一併在此說明。

本年六月十九日英日雙方在東京成立天津協定，根據英國政府的公佈，其與該協定有關之三種文件，為(一)關於白銀問題之方案，(二)關於警務協定之公告，(三)關於幣制問題之方案。

至於該協定的內容，關於第一項的白銀問題為租界內所存之中國白銀，提出約十分之一為華北振濟之用，其餘則由英日雙方共管封存，以待將來雙方商得處理辦法。其次關於第二項的警務協定，為英日雙方取得更密切之合作，以取緝租界內有碍治安秩序及

有碍日軍安全之一切活動。若其次關於幣制問題，則為英方不得禁止聯銀券在租界內流通。此外關於法租界問題，也由英方居間，使法日雙方以同樣的條件解決了。

英日東京談判經過約一年之久，所以得到如此解決，固由於敵人對英國用盡威脅利誘之結果，也是英國一貫的犧牲弱國，而準備自食其果的。

關於白銀問題，根據我政府所發表聲明，我政府曾允提出等於英金十萬磅金額，充作華北救濟經費，其餘全部白銀，係委託英國政府為之保管，其所有權完全屬於中國。可是英日協定上則規定由英日雙方封存，且待將來商處，却完全否定了中國所有權，這個責任由英國負的。我們絕不承認英國這種不守信義之舉動。

日蘇漁業問題　六年期滿，當時敵人為求得漁業權益之永久化，提議修訂，先後交涉達四次，並已預定正式簽字，旋因敵人與德國有防共協定之簽訂，蘇聯遂拒絕簽訂修正之漁業條約，僅成立臨時協定，承認原約之有效期間延長一年，經敵人作第二次要求修訂漁約，又再延長一年。雖然蘇聯這種遷延是希望敵人覺悟，一反其反蘇政策，可是敵人反蘇，反益趨激烈，致漁約修訂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在一九三八年年底臨時協定快要期滿的時候，敵續向蘇聯交涉簽訂修正漁約，並以

樸資茅斯條約爲辭，時李維諾夫答復敵駐蘇東鄉大使，斥敵在滿駐兵及宗谷海峽軍事建設，早違反樸資茅斯條約，又敵担保之中東路糧款尾欠久不付清，亦早背棄信約以外，並提出解決漁約問題之基本方針，即敵人如付清中東路尾欠，蘇方可與之商訂長期漁約；但若訂一年之臨時協定，則現在租借期滿漁區中四十區以內之漁區，爲保障蘇聯漁人及要塞歸宿，須得收回。當時敵外務省發言人稱：『蘇聯政府拒不簽訂修正漁約，一味推諉延延，此時日本萬難容忍，我決以一切方法貫徹吾人之目的』。同時，敵人復高唱『自衛出擊』，『武裝保護漁權』，以實其對蘇威脅恫嚇。可是，等到去年一月，日蘇漁業關係，陷於僵約狀態，而蘇聯態度，又非恫嚇所可壓制；後因於一月十五日蘇聯遠東渔业公司於奉天簽喪，三月十五日實行期滿漁區之拍賣，和所謂安定漁區（其中四十漁區除外）共二九三區。這時，敵人固然一方而抗議，而一方面又不得不表示撤銷若干漁區，以進行一年的臨時條約之簽訂。這樣繼續交涉的結果，於四月二日雙方意見始漸趨一致，而成立臨時協定，即將原有的條約再延長一年，到去年年底期滿。

從這一個協定上我們可以看出來，日蘇漁業條約雖然又延長了一年，但是敵人幾年來所希望的修訂長效漁約，始終沒有達成，也可說始終失敗了。從表面上看，這次蘇聯讓敵人是讓步了。可是一年很快的過去，日蘇漁業問題，又已進入到新的問題

了。

鼓浪嶼租界問題

去年五月十一日廈門市僞商會長洪立勤在共同租界被殺，敵人藉口說是抗日暴動所殺，向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議，一方面派陸戰隊上陸，直接進查八日而變成鼓浪嶼租界問題。當時，英國認為敵人處置不當，而向敵人提出抗議，謂：一、鼓浪嶼雖在國際共同行政之下，但日本派陸戰隊上陸，而在共管租界上巡邏、搜查，這無論不啻是武力干涉國際共同行政；二、英國政府認為沒有何等法律的根據。一可證，敵人稱省詭辯，說敵人所以派陸戰隊上陸者，「只是對於鼓浪嶼租界內所發生的抗日暗殺事件，為保護艦隊司令官和鎮臺抗日暴動行為之緊急的處置而已」。其事已由現地當局向關稅司署說明。英納之抗議，日本政府實未能折服。二。並提出所謂維持租界秩序辦法五條：

- 一、撤回敵軍反對份子。
- 二、工部局總巡及工部局秘書長應由日人充任，工部局之日籍職員，亦應同時增加。
- 三、居住鼓浪嶼台灣人，應有選舉權與被選權。

四、現時工部局中之中國董事五人離職，應即由納稅華人中補充之。

五、日調署警衛，連與工部局警察合併，取緝匪界內之反日運動。

這個，也就是敵人所謂鼓浪嶼租界機構改革問題，更不啻是敵人希望對於工部局的霸佔。

結果，英、美、法三國，亦派陸戰隊上陸，由於三國共同的壓迫，敵人遂不得不將強佔鼓浪嶼之軍隊撤回，並謂日本並無佔領該島之意，因此，才把這件事緩和下來。而敵人對於鼓浪嶼之野心，從此也就無形中消解了。

美日通商航

美日通商航海條約，是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訂立的。這一個

海條約廢止

條約的簽訂，對於敵人是絕對有利的。尤其在戰時，自敵人發動侵華戰爭以後，敵人在軍事上所必需用的煤油、鐵、機材以及其他軍需物資，大部分是仰給於美國的，根據統計數字，其對美貿易的輸入，約占總輸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其對美輸出，亦佔百分之二十以上，差不多對於任何第三國的貿易，都沒有這樣一個大的數字。所以美日商約，對於敵人的關係實在太大了。

當去年七月間英日東京談判開得正熱鬧的時候，雖就是英國向敵人妥協，而締結所謂有田、克萊琪原則協定的時候，美國政府，突然於七月二十七日通告敵國政府，宣佈一九一一年美日通商航海條約應於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廢止，因為依據條約之規定

應自通告之日起，於半年後發生效力。

這一個通告發出之後，不啻一個晴天霹靂，給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所以這一個消息傳到敵國以後，股票價格一致暴落，而敵財政界的內心焦急，更不是筆墨所可形容。但從敵人的外交來說，又應該怎樣來說法呢？這或者是敵人對美觀美的外交上所沒有想到的事罷。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與敵國
又來了一個青天霹靂，八月二十三日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這一
個條約的締結，對於敵人的打擊，比敵人在美日通商條約廢止上所受的
打擊，要大過一百倍。這一個條約的締結，整個粉碎了敵人正向着防共軸心強化邁進的
基本的外交方針。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火燄把德日防共協定燒燬了以後，敵人的外交走向那裏去？媚
美嗎？和英嗎？還是親蘇呢？事實告訴我們，除了英國在某種限度內可同敵人妥協以外
，美、蘇的路線，都走不通的。所以敵人自從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締訂以後，即向德國提出
抗議，大概還希望德國不忘過去締約的交情，也應該可憐可憐他罷。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所給敵人的第一個反響，是把平沼的首相的椅子打翻了

，而向爲軍部所重視的有田，不但沒有完成少壯派軍閥所付與的任務，而且把事情弄糟了，將防共協定還原於白紙，也不得不滾下台來。

野村的

外交 定調駐英大使董光葵擔任，在其未歸國以前，外相由首相兼任。

平沼內閣下台以後，阿部組閣。當阿部組閣時，外務大臣一職，原內外交 原擬調董光爲外相的，是因爲他是親英派，他出來是可以拉攏英法的。可是，由於國際環境的關係，「防共軸心」的外交失敗，美日商約的廢止，僞蒙邊境的衝突等等，敵人唯一的企圖，是要緩和美、蘇，好讓其在太平洋上，乘着歐戰的機會來打劫；同時，想求得美、蘇的諒解，以全力來解決所謂「中國事變」。於是改任野村吉三郎爲外相。

野村是親美派，任命他爲外相的用意，就是要他出來調整對美邦交。尤其那時正是美國通告廢止美日商約還不久，更想乘着美日商約還沒有發生効力以前，設法挽回，這個責任，在敵人看，也只有野村負得起來。所以野村上台以後，積極的調整對美邦交，尤其對於美國希望締結新商約，更盡力最大的努力。可是，經過野村與駐日美大使的幾次商談，雖然野村曾答復格魯所提出之警告時說：『日本並無意蔑視外國利益，抑或有此項事件發生，亦並非出於故意，中國境內之軍事行動，致有不幸之事件發生，日本極

願加最合理之解決。」同時，對於美國所提出之六百件抗議案中的損失一項，亦承認予以賠償；可是，始終沒有達到敵人的願望，美日商務終於進入無約狀態，而其他的問題，也就談不到，所以野村終不得不慨嘆的說：「在現在局勢未經改變之前，美日關係無法調整。」

諾蒙罕停戰協定的成立 諾蒙罕事件，發生於去年五月中旬，那時候，正是英法蘇談判正熱的時候。正因為英法蘇談判正熱，敵人為害怕英法蘇談判成立，勢必威脅遠東，於是製造諾蒙罕事件，以圖拆散英法蘇，同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敵少壯派軍閥，想利用諾蒙罕事件，來要挾平沼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因為平沼對於參加德意軍同盟的問題，一方面冷談，另一方面也是害怕，結果，這個問題被否定了。這是敵人製造諾蒙罕事件的陰謀。

自從事件發生以後，雙方的衝突，差不多延長了四個月左右，在這戰爭的四個月中，敵人所得的，只是受蘇蒙的打擊而已。比之張鼓峯敵人的失敗，更暴露出敵人的弱點。所以德國突然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就是看不起這一個力量脆弱的朋友。由是敵人更沒有製造諾蒙罕事件之當時那樣興奮了，也就更加軟弱下來。結果，不得不向蘇聯屈膝求和，由敵東鄉大使與蘇聯莫洛托夫外相交涉，遂於去年九月十五日成立蘇日諾

蒙罕停戰協定。

這是敵人對蘇外交上繼張鼓峯以來的又一個無恥的失敗！

由於對美外交的無法調整與對蘇外交的失敗，由於「中國事變」無法結束，於是阿部不得不下台。

走了阿部，來了米內。隨着米內內閣的成立，有田又跟着上台了。關於有田的外交政策，前面已經說過，他是防共協定的簽訂者，他是軍部的工具，他是走德意路線的。上次在平沼內閣時代充當外相時，由於對德外交的失敗而下台，這次上台，也許多少會變點樣子，不過，他還是唱着所謂獨立自主的外交。他一上台就說：「首先應即使美日關係正常化」和「研究通商條約之善後對策」；同時對蘇聯問題，則以劃界為第一；並謂防共協定今尚存在，仍然不忘抱着這一張白紙睡覺。可是，在這幾個月來，對於上列這幾個問題，始終成為問題。

先就美日商約來說吧，據六月五日報載：「東京訊：據三日到達外務省之公電，美國國務卿院經由駐美日本使館，通告日本謂：『美國羅斯福大總統之權限，為擴張軍備，禁止國防上所不可缺少的資材之輸出，各國皆無差別適用此項禁令』云……美國採取此種措置之動機，係由歐戰之刺激，亦由於日機最近對中國內地殘暴轟炸。此項禁令

，雖謂各國無差別適用，而對英法自有特殊辦法，故受重大之打擊者，首推日本，此可視為美國之實行對日禁運。」是美國對日禁運，已由道義上之禁運而進到法令上之禁運，有田所謂「研究通商條約之善後對策」，以及「使美日關係正常化」，而所得到的，也只此而已吧。

至於對蘇聯劃界問題和對德防共協定存在的問題，到現在也只是存在而已。

其次關於歐戰的問題；當第一次歐戰的時候，敵人趁火打劫，在遠東收了不少的利益，後因為參戰的關係，又佔領了歐戰敗國許多地方。可是，這次歐戰，由於「中國事變」縛住了手和腳，和「歐戰不介入」政策，既不能趁火打劫，又不能在戰勝國裏面實行分贓，否則當法國失敗的時候，德國也許可以分點戰利品給敵人，這個也是敵人從阿部起在外交上失敗的一點。

~~~~~敵國三年~~~~~  
~~~~~來外交的~~~~~  
~~~~~總結~~~~~ 同盟，拉攏英美，威脅法國，緩和蘇聯，以造成中國外交的孤立，可是，由於敵國內外的矛盾，畢竟是顧此失彼，顧彼失此，終于造成敵人外交上的混亂。敵人雖然是四換外相，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比如當廣田外相時，對於德日

意防共軸心的結合作，固然賣了些氣力，可是，始終沒有辦法打開對英美法蘇的外交，而不得不讓位于宇垣。當宇垣上台以後，很想彌補廣田外交的缺陷，可是，當宇垣正積極拉攏英美時，尤其是英國，而軍部却儘量破壞英美在華的權益，致外交無打開；又當宇垣正擬緩和蘇聯時，而敵軍忽造成張鼓峯事件，于是弄得宇垣對英美蘇聯外交，一籌莫展。軍部反說他無能，而捧有田上台。有田出來後，爲適合軍部的意向，專注重於與柏林，羅馬軸心的合作外交，同時恫嚇英美法蘇，結果，造成英美法蘇，尤其美蘇的極端的矛盾，同時，更出乎敵人意料以外而有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使德日防共約定頓時變成廢紙，真是叫敵人啼笑皆非。柏林的外交路線打斷了以後，于是不得不另開一條路，蘇聯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英法這條路，走通了也沒有多大用處；乃異想天開，想走美國這條路，所以馬上拉野村出來作外相，可是，由於美日的矛盾，雖經過野村的最大努力，也絲毫沒有用處，只變成敵人的單相思而已。這個沒有辦法，那個沒有辦法，于是又把野村趕下台，仍然捧有田出來。有田出來又有什用呢？除掉使於軍部法西斯的指揮以外，我們是找不出他再度出狂外相的意義來的。

三年來敵國的外交，是碰壁的外交。

## 四、經濟

(一)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爆發後，近衛內閣即召集第七十一次特別會議，提出所謂北支事件費等追加豫算，追加豫算計有四件，總額為五億三千七百萬圓。其中第一及第四件，為「北支事件費」，共計五億一千三百八十萬圓，內軍事行動費四億零八百萬圓，豫備費一億零一百萬圓，日僑保護費四百八十萬圓。歲入方面，北支特別事件稅一億圓，公債三億一千萬圓，其他取之於國庫剩餘金。

右述「北支事件特別稅」一億圓的內容為：所得特別稅四千萬圓，臨時利得特別稅一千萬圓，物品特別稅一千萬圓，紀利特別稅三千八百萬圓，公司債公債利息稅二百萬圓。增稅率約為稅額的一成，但是物品稅中奢

侈品稅，等於價格的十分之二。

七十二次議會的臨時軍事費。自日寇將「北支事變」，擴大爲「支那事變」後，財政亦較爲戰時體制。侵華戰費（「支那事變費」），與一般豫算分離，專設臨時事變特別會計。八月所召集第七十二次臨時議會中所通過臨時事變費，係豫計翌年一月底止的所要經費，共計二十億二千三百萬圓，內軍事行動費十七億七千三百萬圓，豫備費二億五千萬圓。如再加上一般會計的追加豫算，總額爲二十億七千萬圓。財源皆取之於公債。本年公債發行豫定額爲三十三億九千四百萬圓。

第七十二次議會所通過的關於存金的法律兩件，一是金準備再估價法，一為金資金特別會計法。前者係將日本銀行的金準備價格，以前每錢金價為五元的，提高至十二圓九十三錢一兩，如照當時匯價計算，比世界金價仍略低。該法係在八月二十五日實行，八月二十四日的日本銀行的黃金準備為四億四千六百三十二萬八千圓（舊金價），又朝鮮銀行及台灣銀行的金準備，也集中到日本銀行。日本、朝鮮、台灣三銀行金準備，皆照新金價計算，總額達十二億一千九百萬圓，其中，八億一百萬圓，作為日本銀行紙幣發行準備，其餘四億一千八百萬圓，撥入金資金特別會計，該特別會計資金總額為七四七，二四九千圓，其運

用目的，一方在幫助公債的消化，但是主要在充外輸黃金的支付。這樣，在某種程度之內，黃金外輸，不影響日本銀行的金準備，後者可暫時固定不變，同時金資金特別會計的運用狀況，又不發表，所以黃金價有額，可保秘密。

右述鮮、台兩行的黃金準備集中到日銀的結果，兩行的信用準備，  
的信用準備  
備的增加  
鮮台兩行  
另行擴充，朝鮮銀行的，自五十萬圓增加到一億圓，台灣銀行，則自二千萬圓，增加到五千萬圓。

七十二次議會通過的輸出入品臨時措置法，規定棉花，羊毛等六種重要輸入品的輸入限制，二百七十三種貨物的輸入禁止，同時還禁止十九種貨物的輸出。此法的目的，在增強軍需資材的輸入力，同時使巨大貿易商集團獨占的輸入軍需資材及重要原料。並且根據該法，對於貿易品及以其為原料的製品的供應，渡讓，使用，消費，製造，調查等可加以適當的規定。本法九月製定。

本法與右述的輸出入品措置法，為當時日本戰時經濟的兩大根幹。  
臨時資金  
調整法  
本法目的在抑制資金的流入不必要產業，而增加軍需生產的資金。凡五十萬圓以上公司的創立或資本的增加，金融機關的十萬圓以上的放款及

承受公司債，須得主管大臣的許可。許可方針係依產業性質，國際收支等關係，將產業分爲三類，甲類百餘種，原則上可許可，乙類二百餘種，須調查考究後方能許可，丙類百五十餘種，原則上不許可。

根據「輸出入品臨時措置法」條例，敵政府發布限制消費、生產的規制，則多種，如「毛製品人造纖維混用規則」，「鋼鐵工作物鑄造許可規則」，「銅使用限制規則」，「綿製品人造纖維等混用規則」，「白金使用限制規則」。又根據產金法，大藏省又公布「金使用規則」。

外匯管理，本在戰前的正月已實施，自後因貿易惡化，入超大增，故加緊管理外匯，七月七日，外匯需要核准的數額，自三萬圓以上減至一千圓以上，八月改正外匯管理法，取締無外匯輸入，十二月上述的核准額再減至百圓以上。

戰爭爆發後不久，八月三日，便發動了大正六年（民國六年）的暴利政策，取締令，但是這毫無效果，因爲何謂暴利，並於一定標準，反之取締也無標準。十月二十三日，爲防止因輸入限制而惹起價格上升，所以根據「輸出入品臨時措置法」，規定棉花及一部紗線的價格（公定價格），後又擴大至棉布及

紗線其他部分（十六，二十，三十，四十支紗）。

## （二）一九三八年

自七十二次議會將「北支事變」改稱為支那事變，戰費亦另設臨  
一九三八年 度（當年四月翌年三月止）豫算 時軍事費特別會計以來，敵國財政即變為戰時化，財政逐漸膨脹，一  
九三八年度豫算達八，三六四百圓，較上年度之五，五一一百萬圓增  
二八五三百萬圓，其大要如左：（單位百萬圓）

|       |      |
|-------|------|
| 一般會計  | 二八六八 |
| 本豫算   | 三八六  |
| 追加第一號 | 一七一  |
| 追加第二號 | 八九   |
| 追加第三號 | 三五一四 |
| 共計    | 四八五〇 |
| 臨時軍事費 | 八三六四 |
| 總計    |      |

右述豫算的歲入中，求之於公債者，計一般會計一，〇〇八百萬圓，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四，四五三百萬圓，此外尚有其他特別會計需發公債一六六百萬圓，總計本年度豫定新發公債五，六二四百萬圓。

新增租稅

三億圓

皆係根據現行制度的增稅，至於一般的稅制整理，則延期至以後實行。

這次增稅中，增加稅率者，有所得稅，臨時利得稅，法人資本稅，糖消費稅，及交易稅，新開始增收稅的，有紅利稅，公債及公司債利息稅，入場稅，特別入場稅及物品稅。此次增稅之中，除出因立法拉第上臨時利得稅改正法律案獨立外，其他各種增稅，一括而稱為「支那事變特別稅法案」。與增稅並行的，有臨時租稅措置法，對於田地收益減少的自作農，營業不振的中小商工業，鑄業，混織的棉製品，有增稅減稅的規定。

陸軍軍需

監督官令

軍需工業勵員法，為軍部傳家寶刀，一月十七日，正式實施，管理  
監督一部民間工場。根據「陸軍軍需監督官令」，陸軍軍需監督官，除持軍事秘密，指導工場設備及研究，研究減低價格及經營之技術，又會計監督則監督調

查其原價計算及經理。是項工場管理，尙為軍需工業動員法中最初步，最穩健的辦法，但已為一般人所注目。

**分配** 戰爭漸轉為長期戰，消費部門除有種種限制外，尙未行票券制，但供應機構中，票券制已出現。自去年十二月二日實行「生橡皮分配統制」以後，今年上期復有紗線分配票券制，汽油分配統制，銅分配統制。至物資總動員計劃實施以後，消費分配之統制，更為嚴厲。

**增加軍需** 第七十三次議會中，通過增加軍需生產的法律甚多，如「重要綫物生產法」，「增產法」，「日本產金振興柱式會社」，「石油資源開發法」，「工作機械業法」，「航空製造業法」，「特許收用令」，「硫酸鉛生產力擴充法」，「木漿資材增產計劃豫算」等，國家或強制民間擴充生產，但如有損失，政府津貼，或另設公司，或授公司以發行債券的特權，或交以獎勵金，或徵用特許權，或免其租稅。

**物資總動員計劃** 戰爭發生以後，敵當局即實施「輸出入品臨時措置法」，儘量使軍需品優先輸入，而對於和平產業商品之輸入，加以限制。但是此種結果，一則使一般物價齊漲，二則使輸出貿易，大為減削，而影響其輸入力。

量不少。五月二十六日，近衛內閣改組，賀屋藏相，古野商相告退，池田成彬兼藏商兩相職。內閣改組後，即樹立新物資總動員計劃，減削一般民間需要，同時軍需品之優先輸入，使其不碍和平產業之輸入，併行貿易輸出入連繫制，以制止輸出貿易之不振，如是，戰時經濟即進入一新階段。

據六月二十三日內閣所發聲明稱，當前急務為振興輸出，增加生產，統制供應，併列舉下記各策：（一）堅持外匯價格，（二）限制或禁止一般物資，尤其是輸入物資之使用，併強用代用品，（三）以輸出規定其原材輸入，併防止輸入之輸出用原材料，流為國內消費，（四）完成同業公會制度，得適當分配輸入之主要物資，（五）澈底普及貯蓄，（六）官民生活之簡樸化，（七）增加主要物資，特別是礦業之生產，（八）採用交替工作制，併急速設法補充工人，以增加軍需工業生產，（九）收集廢物，（十）講究救濟失業及轉業對策。最後，附帶事項，羅列限制國內使用資源鋼鐵等三十一種。  
~~~~~  
臨時物資調整局之設立
~~~~~  
之統帥本部，名為臨時物資調整局。該局日後即為實行物資總動員計劃所規定新經濟統制政策之指導本部。

貿易連繫  
制度之擴大

貿易連繫制度以前實行於羊毛及毛製品，豬毛及刷子等，自七月一日起，棉業亦開始實行，並同時禁止國內一般使用棉製品。此後人造絲，皮革等等，亦皆實行輸出入連繫制，逐漸擴大。

物資總動員計劃下諸經濟統制法

自物資總動員計劃發表以後，短時日以內頒布各種統制法規甚多。重要者如人造纖維（織品）及其線之最高價格制，毛製品與人造纖維混用規則改正；禁止製造外銷以外之綿製品，綿製品之販賣限制（祇允另賣），輸出綿製分配統制規則及其改正；人造絲，毛線最高價格制；皮革使用限制及禁止之規定及分配統制；美松販賣許可制；禁止廿三種橡皮製品之製造，除零賣以外，禁止賣橡皮輒給指定者以外之人，橡皮分配統制（規定購買輸入橡皮者一；鋼鐵分配票券制，指定禁止使用鋼材物品，限制鉛，亞鉛，錫之使用，工作機械供給限制，鋼鐵營造物許可規則等等。

三億外匯運用基金之設定

戰爭以來，輸出不振，貿易外收入激減，軍需品輸入增加，故外匯資金已完全枯竭，但貿易連繫制之實行首須一筆外匯資金，購入原料，方得有輸入原料——製品輸出——換得外匯——輸入原料之循環，故啟政府於七月廿日，自日銀存金八億圓中抽出三億圓，運往外國，以作外匯資金。然實際

上在一九三七年底金資金特別會計中存金已用罄，所餘存金。僅日本銀行之金準備八億圓，本年上半年入超甚大，外輸黃金當不少，此次復外輸三億圓，則日銀存金當已枯竭，即稍有，亦不多矣。

日用品公  
定價格制

四月廿二日，商工省內設中央物價委員會，各府縣設地方物價委員會。與物資總動員計劃同時發表，中央物價委員會發表生活必需品之最高標準價格。是後七月一日，十五日，廿三日，八月四日，十八日五次決定生活必需品之標準價格。以前之最高價格制，僅規定批發物價，而此次則及於零賣物價。地方物價委員會，根據中央規定之物價，再參酌地方情形，而決定價格。

暴利取締  
令的強化

暴利取締令為大正六年——民國六年所制定，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擴張取締物項目，這次物動計劃實行後，復行改正如下：（一）強化取締——規定取締行政官廳，追加取締物十項，媒介交易業亦在取締之內，（二）販賣者（包括生產者，貿易業者）須明示販賣價格。

物品販賣  
價格取締  
規則

抑制物價之另一重要政策，即為七月九日之物品販賣價格取締規則。該規則規定，統制物之價格以商工大臣指定日之價格為準。以前織維品及皮革製品曾有個別的同樣規定，今後即包括在該法之內，單行規則

即作廢。

**經濟警察**  
**制度之新設** 戰爭以來，經濟立法甚多，需一機構監督其實行，處罰其違反者，尤以物價統制，物資之使用限制及禁止為然。本年七月，便確立經濟警察制度，八月一日實行，府縣廳設經濟保安課，各警察署設經濟保安系，此外法院特設關於經濟統制之檢事。

**電力國家管理** 電力統制法案，為廣田改圖以來之懸案，七十三次議會中，永井遞相修改賴母木案，而另行提出以民有民營為主，主要發電及送電設備，則屬於特殊公司之建設，結果未經重大修正而得通過。又電力管理之準備實施期內為一年以內。

**農地調整法** 第七十次議會中，曾有農地法案，雖經政民兩黨共同修正，但因林內閣之辭職而流產，代之而起者即為七十三次議會中，有馬農相所提出之農地調整法。本法主要之目的，一為調整佃租關係，然所規定者僅手續法規，關於權利義務，幾無規定；二為創設及獎勵自耕農。

(三)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九年度豫算，係在第七十四次議會中無修正通過。總額爲九

度豫算

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本豫算有三五百萬圓，追加豫算第一號計一八

三百萬圓），故有重複計算，豫算實計爲八十八億七千四百萬圓。豫算概況如左：

一般會計

本豫算

追加第一號

海陸軍國  
防新計劃

三、六九三、六六六千圓  
九一〇、五四三千圓

追加第二號

文治各省  
追加豫算

一九九、三三二千圓  
四、八〇四、五四一

大計  
臨時豫算（軍費

使華

四、六〇五、〇〇〇千圓

除出上述豫算之外，尚有豫算以外的所謂契約費七億圓，專供向軍需工廠豫約貨物之用，這是空前的豫算制度，非豫算以外的豫算。

本年度公債發行額定額，除上述一般會計及臨時軍事費，發行公債五、六五百萬圓外，尚有通信事業，帝國鐵道，及朝鮮，台灣兩特別會計所予定發行公債，全體共計

新編第五、九二五、四七一千圓。

一九三九年本年度增稅，達一千八百六十萬圓，都是充臨時軍事費。增稅項目  
年度的增稅及免稅，計有清涼飲料稅，砂糖消費稅，印花稅，紅利稅，公債及社債利息稅  
稅，物品稅，建築稅，遊興飲食稅，臨時利得稅等。這次的臨時增稅，爲了「生產力擴充」，振興產業，特別另設免稅的規定。如「對於法人留保所得的所得稅減輕」，「對於重要物產製造業的所稅，及營業稅之免稅範圍擴充」，「國庫補助金的特例」，「研究費特例」，「承認減價償却年限之短縮」，「人造纖維混織物的消費稅免除範圍之擴大」等。

日本銀行信用準備 日本銀行 日本銀行信用準備限度，在第七十三次議會中，已自十圓億增加到十七億圓，但是是後，因爲惡性通貨膨脹的前進，紙幣發行額，常超出的增加。朝鮮、台灣兩銀行的信用準備的增加 其限度，因此，第七十四次議會，復改正法律，擴充信用準備限度五億圓，再增加到二十二億圓。

五月一日，朝鮮銀行與台灣銀行擴充紙幣發行的信用（公債）準備，以前以日本銀行紙幣爲發行準備的一部，可以用公債來代替，因用準備的增加。此而可減少日本銀行紙幣額約七千五百萬圓。（此外四月一日，日銀辦理寶鈔，也減少其發行額四千萬圓。兩者共計，日銀減少紙幣發行

額達一億一千五百萬圓）。

**日圓改與美金連繫**　　日圓原與英磅連繫，規定日金一圓值一先令二便士，但是歐戰起後，紐約英磅價格，日趨動搖，下落，因之不僅日圓對外價值（對美元價值），也隨之動搖不定，而美元集團的輸入品價格飛漲。此外英國強化外匯管理，敵國之外匯資金的運用，也缺少自由性。因之，於十月二十四日，敵當局決定將日圓改與美元連繫，規定以日金百元值美金二十三元又十六分之七。

**物資總動員計劃概要。**　　一九三九年度的物資計劃，貿易計劃，及交通電力動員計劃，又該年五月二十六日內閣閣議中決定，原案未公表，據稱，本年度物動計劃與去年相異者，去年度的改訂物動計劃，將物資的需要，分為軍需，

官需，民需三類，但是本年度的物計劃，區分為軍需，官需，生產擴充用資材，輸出用原材料，日圓集團需要，純民需等，依此順序而規定供應物資的基本方針。生產擴充用資材，也與軍需及輸出用原材料一樣，比一般民需，優先供給。「因之，一般民需較去年度更須減省，同時，各省及公共團體的需要，也極力節約」。（見企劃院總裁青木聲明要旨）爲了要實現物動計劃，便須加緊重要物資，物價，勞動，資金，貿易等的統制。

## 生產力擴充計劃

生產力擴充計劃，爲物動計劃的中心，該計劃的目的，在求國防產業，基礎產業及重要資源的自給自足。據企劃院總裁青木，在三月八日

## 充計劃。

衆議院豫算總會的說明，該計劃所包括的產業及以一九三八年爲基準三年後的生產增加率如次：（一）普通鋼與鋼塊十分之六，特殊鋼與鍛鑄銅及銑鐵約兩倍，鐵鑛石二倍半；（二）煤十分之三；（三）鉛數倍，鈷約十倍；（四）銅約十分之八，鉛十分之九，亞鉛十分之七，錫約一倍；（五）揮發油（天然）十分之三，人造汽油三十倍強，重油（天然）十分之四，同（人造）約十倍，無水酒精約十三倍強；（六）曹達灰十分之二強，苛性曹達十分之四強，工業鹽約六倍半；（七）硫酸銨約十分之四；（八）木漿（造紙用）約十分之二，同（人造絲用）三倍二；（九）金十分之二強；（十）工作機械二倍六強；（十一）火車頭十分之三，客車十分之七強，貨車十分之五；（十三）船舶（增加率未發表）；（十三）汽車五倍強；（十四）羊毛三倍四；（十五）電力（增加率未發表）。

該計劃係與偽滿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一九三七年起實施），華北「開發」四年計劃（一九三八年期實施）相配合，所以稱之爲「日滿支」綜合生產計劃。

因物價問題，日趨嚴重，四月二十七日，商工部擴大中央物價委員會機構，委員三十名者改為五十名，以專項及物資之別設專門委員會，又設常任委員會，審查專門委員會所簽意見。池田成彬為委員會會長及常任委員長。

物價統制大綱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物價委員會總會，決定物價統制大綱。內容很廣，涉及國民經濟的全領域，是一種綜合的戰時物價政策。全文分五項，（一）為戰時物價政策的目標；（二）述以中庸生產費主義，規定物價；調和公定價格品及非公定價格品之矛盾；（三）述物資需給的調整與物價；（四）調整生產費的構成要素，如工資，運費，利潤，房租，地租等；（五）述物價調整時的官民協力，制裁制度，日圓集團間的連絡，統制機構的改善等。

軍需品  
價格的

軍需品價格的騰貴，對於戰時豫算的實行，通貨膨脹等有重大影響，所以七十四次議會，會論及軍需品價格減低問題，當時的陸相板垣，海相米內都答稱，兩省皆有此意。據陸軍經理局長石川的說明，七七以後軍需品價格增加十分之一至十分之六、五，平均增加十分之一、八。是後六月十日，陸軍省首腦部召集主要軍需工廠代表談話結果，獲得同意，據稱有百分之五十一十的減價可

能。

因歐戰及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敵國物價飛漲，九月十九日敵政府決定援用總動員法第六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禁止價格、運費、保管費、保險費，租金，加工費，及工資薪俸，超過九月十八日（內地的房租及地租，為去年八月四日，朝鮮的房租及地租，為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金額，但是如另以法令規定最高價格的，則依後者，又對於特殊的東西，可有例外，各對第二國輸出入品及貨運客運，生鮮食品，吉車，土地建築物權利的價格，生命保險費，交易所及米穀市場中的販賣價格，不在此例。

一九三九年米穀年度（一九三八十一月—一九三九十月）的公定米價定價格

食米公定價格

，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表如下：標準最低價格每日石廿九圓九十錢，標準最高價格，每日石卅五圓四十錢。

因爲朝鮮的大旱，台灣的水災，外米移入遞減，米價大漲，每石時超過四十圓，農林，商工兩省協議結果，公定標準米茨城三等糙米的最高交易價格，每日石爲三十八圓十三錢，八月二十六日起實

施。

米荒與  
米價的  
再漲

自八月二十六日，敵當局提高米價後，並未能減輕米荒，稻米供不敷需，米價仍續漲，每石暗盤漲至四十五元至五十元，因之敵當局不願一物價停止上漲令一，而再提高米價至四十三元。

公定米價雖再度提高，但仍較暗盤爲低，稻米上市者仍少，缺米縣皆向產地爭購，黑市橫行。於是十一月二日，敵當局決定國家管理米穀實施管理，規定凡是一地方可轉口他地方的餘米，皆由國家管理。實施方法係以某種程度之強制方法，分派各產米縣供給若干米穀，縣則強要鄉，村按比例分配供給餘米。收集之餘米，依農林大臣的指示，輸送往各缺米縣。此項餘米約有一千五百萬石，佔產米僅四分之一弱。

提高香  
煙價格

十一月十五日敵大藏省發表，因一國費一膨脹，租稅正將增加，專賣局利空，亦須增加，所以十一月十六日起，平均提高香煙價格百分之十四。

。敵政府此次提高煙價，一般認爲與其低物價政策相矛盾。

經濟法規  
違反事件  
的增加

據東京警察廳經濟保安課發表，今年一年間，東京一地的經濟法規違反事件，計有二十萬另九百十八件，其中有八月至十二月間發生的，有十四萬八千餘件，佔全數十分之七強。所以阿部內閣有一「黑市內閣」

之稱。

對外貿

易協定

「日法通商協定」——一九三八年二月，修改通商條約，另訂新約，以一年爲期，翌年二月期滿，日法雙方交涉無結果，至六月廿六日始成立新協定，規定日本在不妨碍物動計劃範圍內，儘量多輸入法國及其殖民地貨物，該協定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滿期。

「日德貿易協定」——一九三六年以來，日德間開始締結貿易協定的交涉，二年餘後的七月二十九日始成立協定，規定德國供給日本重要資材，日本供給德國多數的水產物，農產物等食料品，歐戰爆發後，該協定無實行可能。

「日澳通商協定改訂」——一九三八年商訂的第二次日澳通商協定，至本年六月底滿期，六月二十七日復改訂協定。

因為日圓在找淪陷區價格的慘跌，日圓與鈔連繫的關係，日貨對對一日圓  
集團一輸出的限制「日圓集團」輸出，日見增加，影響所及，一則使日寇國內的物資缺乏，更為嚴重，二則使日寇國內物價統制困難，因之九月廿日，商工省公布「對關東州，滿州國，中華民國輸出調整令」，對於指定物品的輸出，不得超過六、七、八、三月輸出平均數。

本年下半年以來，敵國內深感不足的日用品，計有米、牛肉豬肉、  
醬油、糖、罐頭食物、乳製品、雞蛋、茶、咖啡、煤、瓦斯、電、火柴、  
被服類、皮革、鐵製品、紙等物，九月十九日中央物價委員會，決定特定  
（即不足）物資消費節約對策，強使人民勵行節約。

美國政府，正當英國與日寇進行會談的時候，突然於七月廿六日正式  
止日美商約。通告日本政府，將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宣告廢止。  
。依條約規定，自通告之日起，屬於半年後，發生效力，即至明年一月廿  
六日，該約正式失效。日寇依賴於美國輸入物資甚巨，深恐美國廢止日美商約後，對日  
實施禁輸，故日寇頗為恐懼。

敵政府為了調查國民消費物資的數量，金額，地域分布狀況，供應  
一物一的臨時國勢調查。狀況計，八月一日實施「一物」的臨時國勢調查。調查內容為一九三八年  
七月卅日至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止一年間的販賣，進貨，及自家消費  
情形。如物品販賣業，旅館，飯食店，五十人以上的工廠，十人以上的寄宿舍，病院及  
船舶運輸業者，為調查對象。此外鄉村長，指定各業，令其報告指定物品的生產，販賣  
，及自家消費等。

「金一的  
國勢調查」

去年十一月已調查金通貨，金塊以外各種金製點。

七月一日起，減低外國旅行者的日鈔攜帶出國限度，以前規定可帶信日鈔攜帶限度的減低的五百元。又旅客的携日鈔入敵國境內，本來是自由的，但是因為往往有人，以上海的廉價的日圓，攜入敵國，作為貿易上及貿易外的支村工具，所以日鈔的攜入敵國，也被限制為二百圓。此外即渡歐美，亦除緊急必要者外，也遭禁止。違反規則者處三年以下的刑罰或一萬圓以下的罰金，如該犯法行為目的物的三倍，超過一萬圓時，罰金以三倍為限。

四月一日，日本發送電會社正式成立，實施電力國家管理。該公司除包羅三十三電力公司，由此等公司現物出資六億三千九百卅一萬五千一百萬圓。

「日本發送電會社的設立」  
經濟關係新法律。

規定敵政府可限制人民所有金的處分，或強制其實給政府；「帝國鑄業

開發株式會社法」規定設立公司，增加重要非鐵金屬生產；「輕金屬製造事業法」，對於輕金屬製造事業，設定保護助成辦法；「工業組合法」使弱小工業者，組織個別的共同經營的公會；「米穀配給統制法」，其目的在求取經交易機構中的投機；此外尚有重要經濟法規多種。

**敵感覺資源不足，鑑於調查資源，尤其是侵佔區的資源。商工省地質調查所，組織探礦調查隊，一隊派往偽滿，一隊派往千島列島。又六月中旬敵與偽滿組織調查隊，因調查性質的不同，分為五班，八月完了。以興亞院為中心，今後三年間，派遣大規模的資源調查隊。一九三九年（第一年）豫算三十五萬圓，派調查班十四班，調查「蒙疆」「華中」「華北」資源。**

**代用品** 敵國因麻、橡皮、皮革，金屬的不足，故一九三八年以來，多製代用品。一九三九年仍繼續對代用品製造，研究費，樣品製作，及對於東京，大阪兩工業試驗所，給與補助金。又煤的液化油，據滿鐵總經理山本發表，七月即研究成功。此外，專賣局繼續試驗各種代用燃料。

**廢品回收運動** 二月十二日，大阪、京都、兵庫三府縣舉行廢品回收運動，是後漸及敵國全國，但所得者並不多。

## (四) 一九四〇年

自去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務院宣布廢止以後，到本年一月二十六日有約失效。誘騙恫嚇的手段，想和美國締結新的商約，或臨時約定，但是不僅未有結果，美國國會中的參眾兩院，反有議員提出對日禁運案甚多，可見日美商務之前途多事。

去年六七月以來，因天旱煤缺，電力公司的發電力，大為減縮，有時完全停電。今年年初以來，電力不足問題，更為嚴重化，關東關西方面皆減少電力供給，影響產業甚大，即對於軍需工場，亦減少供給原額的百分之十五，和平工業受影響更大，有減少生產十分之八者。工人也因工廠時時停工，收入大減。嗣後敵當局實施「電力調整令」，限制非軍需產業及一般民用的使用電力，但為效甚微。

一九四〇年  
年度豫算 修正通過，其大要如左：（單位千圓）

一般會計

本豫算

五、八三二、九六三

第一號追加豫算

五、六八四

第二號追加豫算

二一六、六八四

共計

臨時軍事費（戰費）

一〇、五五七、三三一

總計

四、四六〇、〇〇〇

財源方面，租稅及其他普通收入四十億七千六百餘萬圓，其中稅制改革後增稅額達五億二千七百餘萬圓，租稅自然增收為三億七千四百餘萬圓，二者合計本年度的租稅增加額達九億圓以上。此外專賣局利益金亦增八千三百萬圓，森林收入增加二千五百萬圓。人民負擔日重，不勝其苦。此次稅制改革後，新設地方分與稅，所要額為二億七千七百萬圓。

歲入中，除租稅外，主要的則為公債。一般會計中，本豫算內發行公債一、六七一百萬圓，第一號追加豫算中公債五七百萬圓，同第二號公債一七八百萬圓，三者共計一九〇六百萬圓；又臨時軍事費方面，亦發行公債三六七三百萬圓；其他特別會計公債發

撥定額為四億三千七百餘萬圓；總計本年度發行公債額，當為六十億一千六百萬圓。

**物價統制新機制** 阿部內閣時代，敵政府之物價政策，時與中央物價委員會，失去聯絡，故濱田成彬提議改革機構，後由企劃院設計改革。米內內閣成立以後，問題即具體化。然企劃院案為蟲矢商相所反對，屢次閣議，毫無結果。後

據提折衷方案，問題始告一段落。物價統制新機構，係分為三部，一為物價對策審議會，直屬內閣，會長由首相擔任，調查審議物價對策；二為價格形成中央委員會，直商正省，據四月十一日第一次總會決定，依物資種類分為八部會，每部會下有物價專委員會，決定各項物資的最高價格，轉呈商工大臣；三為農產物價格形成專門委員會設於農林省內，由農林大臣監督，應價格形成中央委員會之諮詢。

**軍需工業利潤統制** 物價政策並徹底強化軍需工場的經營指導，原價調查，利潤統制。對於利潤統制，提出極精密的具體方案，引起經濟界極大之反響。一般資本家，即櫻井藏相，藤原商相，亦不甚贊同。軍需工業的利潤統制，原定七月一日實施。

日用必需品的憑券  
購買制

五月二日，藤原商相在價格形成中央委員會部長會議席上，表明準綿製品，已禁止製造，遍市中存貨及家庭中藏有者，漸次消耗殆盡，所以商工省，決實施一般用綿製品憑券購買制，已規定「一般消費用綿製品配給統制要綱」，通知各地方長官。五月十日內閣決定所謂「消費規正對策」，關於火柴、糖的憑券購買制，規定外之製品，奢侈品，不急用品之製造限制具體案，由商工省會同物價對策審議會幹事會及精神總動員理事會設計。六月一日起，橫濱、名古屋、京都、神戶四大都市，已實行火柴、糖的憑券購買制。

今年度物動計劃，因豫算的龐大，物資的缺乏，歐戰的影響，未能於三月底編成，至五月二十九日，始付諸閣議，得以決定，其要點大致為：（一）生產力擴充，採取重點主義，特別注力於鋼、鐵、煤、輕金屬、電力等基礎部門的生產增加，並為對付美國計，要注重於液體燃料的生產，及減少以鐵屑製鋼鐵，而多用鍛鐵。（二）對侵佔區多供給「開發一用之煤、鋼鐵、棉花、鹽、及交通資材，並供給適當物資，維持偽鈔。（三）因生活必需品，日見缺少，故本年物動計劃特別注重於所謂「確保最少限度戰時國民生活必需品」，這方面之計劃物品，

達二百餘種，重要者如米穀、雜穀、肥料、糖、醬油、木炭、味噌（即豆醬）。（四）一般民需物資中，如工礦業、農林、生產用物資，如工作服，農業工具，橡皮靴，工人住宅等，亦加以考慮。

## 附錄

(一)三年來後華戰費（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七年

第二次豫備金

七十二次會議通過者

七十二次會議通過者

一九三八年度（七十三次議會）

一九三九年度（七十四次議會）

一九四〇年度（七十五次議會）

共計

五一〇一〇

二、〇二〇

四、八五〇

四、六〇五

四、四六〇

一六、四五五

(二) 公債

(A) 公債的發行狀況(單位百萬圓)，(甲)代表一般會計及特別會計公債，

(乙)代表「支那事變」公債。

| 本年度已發<br>公債額 | 本年度豫定發<br>行公債總額 | 本年度豫算中豫<br>定發行公債額 | 上年度未發<br>完公債額 | x (甲) | 1937 年度 |
|--------------|-----------------|-------------------|---------------|-------|---------|
| 730          | 967             | 967               |               | x (甲) | 1937 年度 |
| 1,500        | 2,428           | 2,428             |               | x (乙) | 1938 年度 |
| 830          | 1,180           | 1,174             | 6(甲)          |       | 1938 年度 |
| 3,700        | 5,382           | 4,453             | 929(乙)        |       | 1939 年度 |
| 1,515        | 2,023           | 2,001             | 22(甲)         |       | 1939 年度 |
| 4,002        | 5,606           | 3,924             | 1682(乙)       |       | 1940 年度 |
|              |                 | 2,343             | 258(甲)        |       | 1940 年度 |
|              | 5,277           | 3,673             | 1604(乙)       |       | 1940 年度 |

中國銀行總額  
中止發行者

本年度未發完  
公債額

|      |     |
|------|-----|
| 6    | 231 |
| 92   | 328 |
| 22   | ×   |
| 1682 | 328 |
| 258  | 250 |
| 1604 | ×   |

(註) 年度未為次年三月底  
(B) 公債增加表(單位百萬圓)

內債

外債

共計

|          |        |       |        |
|----------|--------|-------|--------|
| 一九三六年度末  | 九、二五八  | 一、三一七 | 一〇、五七五 |
| 一九三七年度末  | 一一、五一七 | 一、三〇〇 | 一二、八一七 |
| 一九三八年度末  | 一六、〇六五 | 一、二八〇 | 一七、三四五 |
| 一九三九年度末  | 二一、六〇八 | 一、二五八 | 二二、八八六 |
| 一九四〇年六月底 | 二三、〇四六 | 一、二五五 | 二四、三〇一 |

(三) 通貨膨脹——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的激增  
(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各年六月底發行額

一、六四〇 二、〇七四 二、五二一 三、五九七

各年五月中最高發行額

一、五六一 一、九八六 二、三四三 三、四一五

(註)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整理舊鈔四千萬圓，及五月一日鮮銀台銀二行擴充

保證準備而縮小該行等日銀鈔準備七千五百萬圓，自未能表示於統計表中。  
(四)貿易——對「第三國」(日圓集團以外國家)貿易(惟括弧內數字，為貿易

全額，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輸出

二、三八四

一、五二四

一、八二九

八五六

輸入

(三、三一八) (三八九六)

(三、五七六) (二〇一九)

三、三四五

二〇九九

一、三五四

(三、九五四)

(三八三六)

(二、九一七)

(一九五七)

入超

九六一

五七五

四〇五

五〇三

(六三五)

(出六〇)

(出六五八)

(出一六二)

(註一)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〇年貿易統計，係日本本土及樺太對外貿易，不  
包含朝鮮，台灣對外貿易。

(五) 黃金出口數量

A 一九三七年 八六〇百萬圓  
B 一九三八年 六六〇百萬圓

(註A係前藏相池田在關西銀行大會席上，B係前藏相青木，亦在去年同會席上所報告，青木且云，一九三九年度也外輸黃金不少。)

(六) 生產指數

(東洋經濟新報社調查，以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每月平均爲一〇〇，加以季節變動的調節。)

|       |                     |
|-------|---------------------|
| 總平均指數 | 137 167 1937年平均     |
| 消費財平均 | 125 173 1938年平均     |
|       | 121 181 1939年平均     |
|       | 119 180 1939年 6 平均  |
|       | 132 188 1939年 7 平均  |
|       | 124 190 1939年 8 平均  |
|       | 125 186 1939年 9 平均  |
| —     | 121 177 1939年 10 平均 |
|       | 113 172 1939年 11 平均 |
|       | 116 174 1939年 12 平均 |
|       | 107 169 1940年 1 月   |

| 織維工業     |     |     |     |     |     |     |     |     |  |  |
|----------|-----|-----|-----|-----|-----|-----|-----|-----|--|--|
| 製紙業      |     |     |     |     |     |     |     |     |  |  |
| 食料工業     |     |     |     |     |     |     |     |     |  |  |
| 生產財平均    |     |     |     |     |     |     |     |     |  |  |
| 化學工業     |     |     |     |     |     |     |     |     |  |  |
| 窯業       |     |     |     |     |     |     |     |     |  |  |
| 鋼鐵機械及電氣業 |     |     |     |     |     |     |     |     |  |  |
| 瓦斯業      |     |     |     |     |     |     |     |     |  |  |
| 鐵業       |     |     |     |     |     |     |     |     |  |  |
| 150      | 115 | 228 | 149 | 221 | 198 | 114 | 156 | 140 |  |  |
| 160      | 132 | 262 | 130 | 228 | 220 | 117 | 143 | 125 |  |  |
| 165      | 144 | 293 | 117 | 220 | 239 | 122 | 148 | 118 |  |  |
| 164      | 152 | 292 | 119 | 241 | 240 | 118 | 145 | 117 |  |  |
| 166      | 150 | 296 | 117 | 217 | 243 | 124 | 155 | 132 |  |  |
| 166      | 153 | 314 | 112 | 245 | 254 | 119 | 152 | 123 |  |  |
| 166      | 149 | 304 | 116 | 222 | 246 | 138 | 153 | 119 |  |  |
| 162      | 144 | 286 | 90  | 203 | 231 | 127 | 151 | 117 |  |  |
| 165      | 139 | 282 | 99  | 212 | 231 | 135 | 147 | 105 |  |  |
| 174      | 134 | 281 | 112 | 201 | 232 | 116 | 147 | 114 |  |  |
| 168      | 138 | 284 | 103 | 192 | 232 | 109 | 144 | 102 |  |  |

## 五、社會

勞動  
統制

自從敵國發動大規模的侵路戰爭以後，因為大量的壯健的勞動力被徵調作戰，同時又為了應付長期戰爭，強制生產力的擴充，敵閥深刻地感覺勞動力之不足，如何確保戰時的勞動力，成為敵閥最嚴重的問題之一。

敵閥所經心制定的國家總動員法，內中如第六條，第二十一條及其他條文，就準備了勞動統制之法律的運用的根據。國家總動員法自經第七十三屆議會通過，敵閥就可發動總動員法，實現勞動統制，以彌縫「人的資源」不足的困難。

從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起實施的「國營職業介紹所法」，是對於以後的勞動統制奠定運用的基礎，並為確保戰時產業所必需的「人的資源」之出發點，一九三九年初所發布的「國民職業能力申告令」，也不外在相近的意義之上，純粹的準備工作。

一九三九年四月，施行「工作人員雇人限制令」，以防止漸趨激化的熟練工之爭奪，排除那由於勞動者之移動而惹起的勞動力之浪費為目的。和相繼施行的「工場就業時間限制令」，為本格的勞動法規之最初的顯現。

爲恐因加速度的生產擴充，工場勞動者之出征，以致勞動力感覺缺乏，而延長勞動時間，損壞了勞動者之體力，馴至生產力擴充亦因之發生障礙，所以頒布了「工場就業時局限制令」，以一千七百個的主要工場，約一百八十萬的勞動者爲對象，訂於五月一日起實施。

同時又爲了充實軍需工業所不可少的熟練工，公布了「技能者養成令」。

至於工資方面，敵閥也有兩種規制，先有一九三九年七月的「工資統制令」，後又頒布了通稱爲「九、一八停止令」的「工資臨時措置令」，前者是確定軍需工業主要部門中不熟練的工人初給工資之標準額，後者則以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爲基準，一律禁止工資的提高。

總之，敵閥在進行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之中，所準備了的勞動統制法規，完全爲了彌縫「人的資源」不足的困難，並對軍事產業主之超額利潤提供保證，限制了勞動者就業之自由和工資之提高，加強對勞動者之壓制而已。所謂勞動時間之限制，也不過是予十二小時的勞動時間以法律的根據罷了。

爲了彌縫勞動力之不足，敵閥又號召着「勞務動員」。

據敵閥生省的統計，至一九三九年六月止，勞動者（包括工場勞

動者、礦山勞動者、交通通信勞動者，零工及其他）較一九三六年末，增加了二百零四萬餘人。

在這增加了的兩百多萬工人之中，主要的是從農村方面流出來的青年。現在日本全國的青年工人和童工，在三百萬人以上。

女性勞動者之增加，也是使人注目的。礦山方面制定了允許女工入坑的特別，礦山女工的數目大為增加。製事工業工場也吸收了不少的女性，一九三八年，東京警察廳管下全機械工場之女工增加率，超過男工增加率很大，這種趨勢，其後繼續而普遍的流行于日本全國，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女工總數達二百萬人以上。

又戰時體制之強化，是輕工業向重工業之更編成，也是使勞動力從輕工業向重工業之移動。

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為一〇〇，工場勞動省就業人員指數，如下表：

|             | 一九三九年一月 | 二月  |
|-------------|---------|-----|
| 金屬工業        | 一一一     | 一二一 |
| 機械器具製造業     | 一〇八     | 一一一 |
| 造船業及運輸工具製造業 | 一三五     | 一三五 |

紡織工業

七八 八三

日本勞動者勞動條件之惡劣，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原是很有名的。自勞動之強化從敵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因為軍事產業方面勞動力之不足，更促成了就業勞動者之勞動強化。以一九三八年七月為基準，工場勞動者實際就業時間指數，如下：

一九三九年一月 二月

一〇五 一〇七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二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三

金屬工業  
機械器具製造業

造船業及運輸工具製造業

紡織工業

如右表所表示的，金屬工業最為強化，和半產業的紡織業也有同樣的傾向。

又鐵山勞動，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為一〇〇，一九三九年一月和二月都是一〇三。

上面，都是徵引敵國官方所發表的數字，我們相信，在這些數字後面，還隱瞞了不少實情。

我們如考慮到敵國近年來勞動災害之激增，可明瞭勞動強化一直到如何悲慘的程度。

勞動

災害

據敵當局調查，因勞動災害而死傷的工人的數目，自七、七以來，急激的增加，尤其是在重工業方面，死亡者比負傷者轉形增多。敵全國的工場，因事故而死傷者，在一九二七年，平均每千人中為二六·五七人，一九三六年為三二·四五人，到七七那年為三六·九人，一九三八年為三八·九三人。從產業部門分別來看，以機械及器具工廠之事故死傷率為最高，在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年間，七十二萬四千零十四名機械工人之中，死傷者達三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五人，約占全數百分之四十五。在同一時期，製鐵廠方面，事故之職牲者為二萬八千七百十五人，約占全數百分之四十，事故死傷率最低的是染織工廠，計二萬六千四百四十五件，占染織工人全數百分之四·二。合計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一年之間，全部產業因勞動災害而死傷者，達四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七人，就是在一年之中，全部工場勞動者百分之二十三·七，成為了犧牲者。

勞動災害之激增，無非表明了在「戰時體制」之下的日本工人勞動條件之惡劣，和一般的生活之惡化！

勞動

爭議

從七、七以來，勞動爭議激減了。在去年以前，敵國的報紙雜誌，每每以興奮而滿足的調子記述着：自

不錯，如果依照敵官方所發表的統計數字來看，自一九三六年下半期到一九三七年上半期，受物價騰貴的刺激而激增的勞動爭議，以中德戰爭爲契機，一九三七年七月以降，表示着激減的趨勢。

| 件數     | 參加人員    |
|--------|---------|
| 一、五、二二 | 一八六、五五四 |
| 六〇〇    | 二六、九七一  |

一九三七年上半期

一九三七年下半期

到一九三八年，爭議件數爲一·〇二二件，參加人員爲五三·五五〇人。

這些數字，都是敵官方發表的，真實性如何，大成問題，使我們注意的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就是敵官方的統計數字，也掩飾不了勞動爭議的昂揚的趨勢，在一九三九年，爭議件數一·〇〇九件，參加人員又激增到八三·八七九人了。

這表示日本勞動者生活之惡化，和他們的抗議，同時又表明了敵閻統制無力。

青山和夫氏指出：戰爭爆發後，勞動組合（工會）減少了。

| 工會數 | 參加人員    |
|-----|---------|
| 八三七 | 三九五，〇〇〇 |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上半期

七三一

三七五、〇〇〇  
三六三、〇〇〇

然而勞動爭議昂揚了。

「這表示着兩種意義，第一是日本勞動大眾階級鬥爭的發展，同時也表明了統治階級利用御用勞動組合幹部，來阻止和破壞鬥爭的無能爲力。」（青山和夫）

### 失業

敵閥發動大規模的侵畧戰爭以後，深感勞力之不足，但企業主所要求

### 問題

的，是年青而價廉的勞力，所以專注于青少年工之吸收，不僅沒有解決已有的失業者問題，而且因爲戰爭之僵化，基于物資總動員計劃的重要物資之輸入限制，和生產配給及消費統制之強化，和平產業部門被強制緊縮了，中小商工業更受了致命的打擊，失業者益形增多，計和平產業工人失業者數達八十萬以上，中小商工業者及汽車司機失業者數在五十萬以上。

敵厚生省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開幹部會議，協商失業對策，決定了各事業主之自發的失業防止，失業工人向軍需工業已轉業，失業女工及轉業不能者之歸農，職業輔導等辦法。

商工省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設置轉業對策部，厚生省亦于十月成立失業對策部。

但至十一月，據敵當局所發表的數字，已轉業者，企業主爲四千三百人，職工不過一萬八千人而已。

歐戰爆發後，原料的缺乏益形嚴重，自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今年春間，大阪東京和橫濱一帶，又有不少的中小工場歇業了，失業者的數月當然又有增加。

敵閥在進行侵略戰爭之中，一方面感受勞力不足的苦惱，嚷着「勞務動員」；但同時却又創造了一兩百萬的失業者，把他們和他們的家族趕到餓餓線上，這是一幅怎樣陰慘的諷刺畫，這陰慘的事實正是敵國內基本矛盾之一。敵閥不止瘋狂的侵略戰爭，矛盾是無法解消的，但也許就由這些矛盾的發展，將敵閥和侵略戰爭一齊葬送！

農村的困難，增加了更多的困難。

第一、是大量的農業人口被迫出征。雖然我們得不出精確的數字，但考慮到敵軍之構成，以農民爲主，農民之被迫出征者，當在百萬以上，而被征的又都是強壯的勞動力，這就表示農村中堅勞力之大量的喪失。

又軍事工業之擴充，運輸機關的增員，其所需要的勞力，大都取給於農村。（參閱

### 「勞務動員」節

敵國又強制着對「滿」移民，通過集團移民，自由移民和青少年義勇軍三種形式，移出的農村人口，也不在少數。

農村人口之大量移出，而所移出的又是農村之中堅的新鮮的勞動力，所以在敵國農村中，現在不僅是缺乏壯丁，就連青年男女也日見稀少了。勞力的不足，成爲敵國農村最嚴重的問題。

(二) 侵畧戰爭除了人之外，還徵用着牛馬，馬爲日本農村主要的畜力，戰前每戶平均養馬一·一五匹，戰爭一年後，每戶平均一·〇七匹，約有十萬匹被徵發了，而所徵用的都是優良的壯馬，有的地方如熊本縣的馬全部被徵，約五十萬至七十萬匹，剩下使用的全是一歲以下的小馬。牛也被大量徵發，以供運輸及食品之用。像這樣大量的畜力之喪失，自然又增加了敵國農村新的困難。

(三) 戰事發生以後，因爲農民運動大受壓制，地主乘機高抬佃租，同時農產品的上漲，一般認爲土地的生產有利可圖，土地所有權的移轉甚爲頻繁，以致土地漸次集中於企業的不在地主之手，使佃租高漲了，又由於土地所有權的移轉，地價增高了，也促成佃租的上漲，在一九三六年，普通田地每段(九·九一公頃)的佃租爲一石三升，一

九三七年就漲到一石四升，一九三八年更提高到一石五升，以後上漲的傾向仍未停止，而每段田的米收獲額，一九三六年約二石一斗，一九三七年不過二石六升二，一九三八年更形減少，不過二石四升五而已。

我們再想到，一九三八年，佃農和自耕兼佃農的戶數，占全日本農家百分之七十以上，像這樣佃租之繼續的上漲，對於大多數的日本農民，該是怎樣嚴重的打擊！

(四)然而隨着侵畧戰爭而來的，還有物資的不足，和物價的上漲，如鋤、鎌等農具之原料，被敵閥統制了，價格高漲到至少是三四倍。肥料的缺乏更是嚴重的問題，肥料是一般的感覺不足，而以勞動的集約化，從狹小的耕地，得最大的收穫如日本農村的場合之中，速效性的化學肥料是不可缺少的武器。其他農業用生產資材之不足，或妨礙了作業能率，或使機械化發生阻碍，或阻害了農產品的裝銷，或使生產力低下了。

(五)農產品在市場上，又受着鉗狀價格的壓迫，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老是趕不上工產品，如一九三九年九月，一般物價與農產物價，指數差額達百分之二十八。農產品的生產費，益形增高，但對於一般物價而言，農產品的價格總處於不利的地位。尤其在農村中黑市價格的橫行，和敵閥強制以低價購買農產品，予農民以很大的不利。

(六)敵閥爲了應付侵畧戰爭，四項增稅，各種苛捐雜稅壓在農民的頭上，在一九

三八年，自耕農所得額在千元左右的，租稅公課的負擔占全所得五分之一以上。佃農所得額在三百元上下的，須負担租稅公課二十三元餘，在五百元上下的，須負擔四十餘元。臨時的捐項尚不在內。敵閥於今年又增稅七萬萬餘元，農民的負擔更為加重了，但敵閥還強制着農民貯蓄，以便承銷公債，農民就只好受盡高利貸的剝削，舉債度日了。在日本，除富農以外，幾乎沒有不負債的農民。

(七)在敵閥發動侵華戰以後的三年之間，又繼續不斷的發生了天災。(參閱「災害」一節)一九三八年的風水災害，一九三九年的旱魃，加重了日本農村的困難，今年的情勢也不好，東京及其他各處又鬧着大旱。想起在天災人禍交相侵逼之下的日本農民，真是受盡了侵略戰的苦處。

(八)固然，去年因為米穀不足，提高了米穀的價格，表面上看來，對農村一般都無益，但是當我們一考慮到貧農和佃農，因經濟力量薄弱，負債又多，新穀登場，急於求售，這時米價總是不利的，而貧農和佃農本身又是購米者，到了價格高的時候，又不得不轉讓供拿，不能如愿。主富農之囤集操縱，分享米價抬高之利益。去年度生產米穀而向蘇聯輸送充食的農戶，有二百二十七萬餘戶，共輸米七百五十八萬石，占全穀米產額一成以上。可見省農知假農不能分享米價高漲的益處，並且反發米價高漲的懸迫。

• 貧農和佃農，在全農村人口中，占厭餓的多數。（佃農占全日本農家百分之三〇・八，小自耕農占百分之四二・五〇。）

敵厚生省衛生局發表，乳幼兒的死亡率，一年一年的增高，在農村中尤甚。敵國也不能遮飾，造成這可悲的結果的，是由於粗食和過勞；這又是侵略戰爭的賜予！

農村騷動與小作爭議

日本農村因侵略戰爭而受到種種新的嚴重的壓迫，困難日益加深，不安穩和騷動，也是必然的歸結了。

單以經過敵國嚴密檢閱的敵國報紙雜誌所透露的消息而言，在一九三九年年初，有北海道帶廣的農村不穩的事實，二三月間又有琦玉，千葉等縣的農村騷動，春間以靜岡縣榛原郡為中心的農民暴動延長到四個月之久，羣馬縣民衆舉行三村大會公然提出反對政府的口號，又關於肥料問題，引起各地農民廣泛的糾紛。今春，旱災地福岡縣農民的米騷動，被捕者達六百人。

以上不過是敵國報紙雜誌所傳出來的片斷，被隱秘了的事實，當然還有許多許多。又根據敵厚生省的調查，小作爭議的情形，如下表：

| 耕地面積<br>件數 | 耕地面積<br>件數 |
|------------|------------|
| 四、七九二      | 二六、四八五町    |

一九三八年

三·三三一

二〇、八七一

另據敵農林省的調查，一九三八年小作爭議共三、九〇七件，耕地面積為二五·七〇八町。

爭議之要求事項，以減租及佃約繼續為最多。

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七月，小作爭議件數為一千七百五十四件。

在「戰時體制」之下，小作爭議並不因敵閻的壓制而呈減少的趨勢，無非表明了農村之困苦。

「人民戰線派」之

捕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敵閻動員全日本各府道縣的警察部隊施行第一次「人民戰線派」的大拘捕。被捕者達四百人，其中知名之士有評論家山川均，堀煙寒村，前早稻田大學教授猪俣津南雄，前九州帝國大學教授向坂逸郎，著述家中西伊之助，伊藤好道，高津正道，女文學家平林泰子，日本無產黨執行委員長飛騰，議員加藤勸十，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中央執行委員高野實，議員黑田壽男，東井慶治，東京市府議員銭木茂三郎等。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又拘捕學者教授三十二人，如東

京帝國大學教授大內兵衛，助教授有澤廣巳，脇村謙太郎，東北帝國大學助教授宇野弘藏，九州帝國大學助教授高橋正確，法政大學教授美濃部亮吉，南達二，阿部勇，講師笠川金作，巢鴨高等商科學校教授芹澤彪衡，著作家豐川榮太郎等。就已發表了的被捕者之經歷而言，固然，有的是社會運動者，有的是評論家，但也有不少的文學家和純粹的學者，并不一定與政治運動有關，更不一定は人民戰線派，不過他們具有共通的性格，代表日本文化界之進步的傾向，就因為他們是代表着進步的，所以被企圖拖住時代向後倒退的敵閥所仇視，將他們統統納於「人民戰線派」的名義之下，對他們加以拘捕了。

~~~~~  
大學自治
之沒落~~~~~

一個帝國大學的校長，談大學自治之根本的改革問題。荒木提出；大學校長之任用委請，學部長之權職和教授之推薦，原先所採用的選舉方式，今後一概不予承認，應改由政府包辦。各帝大因召開全學協議會，八月初東京帝大之評議員會一致認為現行的選舉方式，是一九一八年山川校長時代，得政府之承認而確定的，運用迄今，阻礙最少，並無加以變革之必要。旋交各學部會討論，在經濟學部教授會上，雖有革新派和評議會支持派之對立，但決議的結果，革新派失敗。全校七個學部

的教員會完納以後，全校一致，對抗荒木文相的提案，文部省當局的態度也非常堅硬，對東京帝大的全面攻勢，決定貫徹既定的官選の方針。經過三個月的折衝，結果各大學先後接受了改革的提案。

大學改革問題告一段落，東京帝大校長與博士即於十一月辭職，由海軍中將造船專家平賀讓繼任，平賀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將經濟學部的河合榮治郎（自由主義的法西批判者）和土方成美（革新派的首領）兩教授，無前例地獨斷地予以免職的處分，廿一十九日，河合的高足山田文雄教授，革新派的本位田，田邊，中西三教授，和四個助教授，兩個助手，提出辭職，經濟學部瀕於崩潰的危機。學部長舞出長五郎也引咎辭職，由平賀自兼經濟學部長，拉七雜八地找了一些官僚出身的來做講師，才算敷衍了這個局面。這稱爲平賀的「肅學」。

經過了荒木的改革，和平賀的「肅學」，大學的自治和自由是整個消失了。

出版界之受難　　自從歐洲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將整個日本置於「戰時體制」之下，出版界就注定了更悲慘的命運。

在大拘捕之後，內務省即通令各書店和報館，以後出版物，不得再登載被拘捕的文章，如果有登載了的，不論文章的內容如何，一律予以發賣禁止的處分。

就算是沒有被捕的，也有許多作者評論家如戶坂瀨，岡邦雄等，都被禁止發表文章。

左翼方面的出版物，已出版的是絕版，新出版的是被禁止，連「人文文庫」（專門以「市井事」為題材的文學刊物）都被迫停刊。

於是，從來非常活躍的左翼評論家和作者的名字，就從出版界消逝了。

受難的并不單止左翼的作家和評論者，敵國的彈壓實在是非常廣泛而且嚴厲的，如純粹的基督教徒、自由主義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因為在一九三七年九月號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了一篇「國家和理論」，被當局追究，不得不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辭去教職，同時，從前出版的「民族與和平」及「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二書，也被當局禁止發賣。

又京都帝國大學倫理學教授、康德哲學的研究者天野貞祐，因為所著的「道德的感覺」一書，被該校軍事教官河村大佐指摘說是讀後有反對兵役的壞印象，於是天野教授將書停止發賣，聲明悔過，並向河村大佐道謝，這是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事情。

東京帝大教授河合榮治郎事件，更是轟動一時，河合教授原來是以批判馬克斯主義著名的，但是他的著作也逃不過敵國嚴厲的壓制，他的四部著作：社會政策原理，法西

期主義批判，時局裏自由主義，第二學生生活都被禁止發賣，老教授本人并被召喚，立於敵閻審判之前了。

上面不過是選用了幾篇學論作例證，其餘被迫害的，還不知有多少。

在文學讀物方面，最著名的受難者，是石川達三的「活着的兵隊」，這是一篇小說，描寫一九三七年東戰場的日本兵士生活，登載於一九三八年三月號的中央公論，因爲描寫太逼真了，如實地記錄着「皇軍」之燒殺姦淫，激怒了敵閻，不僅雜誌被沒收，并受停刊數月的處分，連作者和編輯，也都被拘捕了，（這篇小說，已有中文譯本）

敵閻又藉口「紙的限制」，強制各報紙雜誌的廢刊或合併，計自七七以來，日本全國的新聞雜誌，合併和廢刊的，達全數三分之一以上。

去春以來，被淘汰的雜誌，達四千種。

敵內務省圖書課，復於今年大加擴充，課員一舉由一百二十名增加到一百八十名，領事、外交、政治、經濟，社會各部門，均選派專人以徹底的檢閱，形成了一「大檢閱課」。

日本出版界的受難，在敵閻瘋狂的侵略戰爭的當中，是只有越發深刻的，這也無非表明日本「文化」界之「野蠻」化而已。

據敵內務省統計，一九三八年所出版的圖書，較之一九三七年，減少一千二百六十六冊，而七·七以前的上半期之出版總數，較前年度同期尚增加四百五十二冊，所以下半期是總共減少了一千七百一十八冊，大體說來，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起，圖書的出版就踏上了漸減的一途。

一九三九年，仍保持了這漸減的傾向。

在出版物之中，以有關時局的讀物為多，而就銷行的狀況說來，在全部新出書籍之中，以理論工科及文學的讀物銷行最廣。

經濟方面的書籍，較一般所預想的為少，據敵評論者說來，這是因為敵國經濟狀況異常混亂，不易調整其歸趨，論者難於執筆的緣故。

在中學生和中學程度的女學生之間，最普遍的讀物，仍是文學作品，所以文學書籍的銷路很好。

在「戰時體制」之下，敵國報紙，完全成為了侵略戰的工具。

新聞界之

敵閱對於報紙的監督，益為嚴厲，言論自由，是完全剝奪了。

從盧溝橋事變以來，各報社先後派遣多數的戰地記者，隨軍出發，歪曲事實，創作新聞

言，至一九三九年九月止，直接做了陸畠戰的砲灰的，有二十一名。

災害

自七、七以來，敵機內災害頻仍，茲舉於下：

之頻繁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羣馬縣小串鑛山，土地崩陷，同時火薬庫爆發，以致礦山部落被埋沒了，死者達三百人。

一九三八年六月下旬，關東地方豪雨禍，東京浸水房屋達十五萬戶以上，橫濱，神奈川，茨城，靜岡，琦玉，千葉，山梨各地，除房屋多數受損外，農作物被淹，堤防決潰，橋樑突毀，交通機關中斷，受害甚大，各地死傷者達數百人。

七月上旬，日本西部及中部，京都，大坂，神戶以及京都附近，四國等地，亦遭水患，損失重大，尤以神戶市受害最烈，全市化爲泥海，死傷三千餘人，災民十萬，物質損失在一萬萬元以上。

八月中，豪雨再襲神戶地方，予以續的損害。

八月下旬，南鳥島附近發生的颶風，於九月初襲東京，風速打破一九一七年的紀錄，東京不用說，即是橫濱至房總半島，東北地方，亦受損害，計死者一百七十六人，失蹤者一百六十六人，傷者亦百餘人。房屋毀壞萬餘棟，浸水者十萬餘戶。

九月上旬新的颶風通過和歌山縣，於神戶西方上陸，大坂灣發生高潮被害，死傷達

，大量製造戰爭空氣，取媚軍閥，紳麻醉欺騙國內可憐的選舉。

朝日，每日和讀賣等報社，並攝影新聞片，一方面盡煽動戰爭，欺騙民衆的能事，一方面也因爲營業競爭的工具。

敵國各大報社利用侵略戰爭的企圖，是非常顯明的，如報社幹部組織慰勞團慰問刺兵，派遣國民使節到國外去從學歪曲的宣傳，並由報社發起獻金，募集飛機，乃至徵求「愛國」歌曲等等，無非是想取媚軍閥，並利用侵略戰爭，作爲它們增進社會地位和擴張讀者網的手段而已。

隨戰事之僵化，言論的統制更爲加強了，敵國報紙就一般地帶着更反動化的傾向；又因爲敵國內嚴重的物資不足，用紙的限制也更強化了，在營業上沒有鞏固基礎的，就只有率性賣身投靠，投到軍閥的懷抱中去。國民新聞是軍部的機關報，是舉世周知的事實，報知新聞於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間改組，也找軍部作後盾，做了軍閥忠實的僕卒，都新聞近來也有這種趨勢。

總之，原來就沒有言論自由的日本報紙，在「戰時體制」之下，只不過一一成爲了侵略戰的流同。

至於在「戰時體制」下報社下層記者的苦難，是不用說的，單以派赴戰地的記者而

百餘人。

鵠島縣於八九月間因風水災，損失一千三百餘萬元。

鹿兒島縣大隅地方，於十月間因風水災損失二千七百萬元，災民達三萬三千餘人。

十月上旬，北海道夕張之煤坑瓦斯爆發，活埋者達二百名。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大坂府枚方町陸軍火藥庫爆炸，軍民合計死者二百五十三人，傷者五百八十人，估計損失在三萬萬元以上。

五月初，秋田縣以男島半島為中心的地震，損毀房屋一千四百棟，死二十六名，傷五十三名，損害在百萬元以上。

六月，台中台南兩州，因大雨成災，農產物尤其是收穫期的甘蔗，所受損失，達數百萬元。

八月日本全國性的旱災，朝鮮也發生旱災，農產物受嚴重的損失。以致米穀大成問題，不僅社會為之不安，並釀成政治問題了。

此外，單以天皇頒發了救濟金的而言，還有：一九三七年八月朝鮮平安北道之水災，九月高知兵庫岡山韓島等縣之暴雨災，一九三八年一月栗生樂泉園兒童保護所之火灾、二月樺太地方之雪禍，六月中旬山陽線和氣熊山間之列車衝突，死傷百二十餘人。

八月下旬東京大森飛機衝突，死傷百數十人，又神有電鐵隧道內，電車正面衝突，死傷百餘名，九月上旬富山縣冰見町大火，被災者千五百戶，十一月下旬與黑部之雪崩，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旬福岡縣宮田町貝島煤坑之爆發，五月間東京板橋工場區域爆炸等等。到了今年一月中旬靜岡大火，死傷在三百人以上，海通電訊稱為日本最大火災之一。

一月上旬，火車一列在大阪附近出軌傾覆，被災者達二百人，負傷者百餘人。

一月末，西北部海濱區域，山崩之後，繼又風雪為災，民房傾塌多所，死者百餘人。
大風雪之大，為五十年所未有，某處礦工三十人，因雪崩將礦口阻塞，致被活埋。

三月初，山形新潟兩縣交界處，火車失事，死者達一百二十人。

四月初，颶風襲東北部，東京亦有損失。

六月下旬，東京大藏省等重要官署因雷擊起火，被焚，損失慘重。

東京及各地均苦旱，本年秋收，又成問題。

我們讀了上面擇要的記述，敵國天災人禍，交接而來，想起敵閥每每妄稱「得天獨厚」，祈天佑以欺騙可憐的民衆，當不禁失笑，但是，我們一點也沒有嘲詆的心思，毋甯是對於日本民衆，更多憐恤之念，因為天災雖好像是由於天意，但究其根源不少是由

於人舉，人禍更不必說了，我們看：敵國鐵路肇禍事件，在一九三六年一年間，爲五百餘起，其中死亡人數僅一百九十八名，近年來日有增加，計一九三八年增至八千三百餘起，死亡達五百四十名，惟原其故，就因爲一、鐵路人員缺乏訓練（因徵兵及生產力擴充，熟練工大感缺乏）二、自中發戰爭發生以還，全國各鐵路運頻繁，負荷過重之所致。

人口

敵內閣統計局於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發表，一九一八年度敵本島人

動態

口動銀。

計一年間出生總數，一百九十二萬八千三百二十一人，內男孩九十九萬八百八十八人，女孩九十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人。

自一九二五年以來，日本每年出生人口總在兩百萬以上，大體在二百二十萬至二十二萬之間，一九三八年較之一九三七年實減少二十五萬。

又死亡總數爲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零五人，（戰死和因戰傷而死者尚不在內。）
內男性六十五萬二千九百三十六人，女性六十萬六千八百六十九人。

近年日本每年間之死亡數，大體在一百二十萬上下，一九三八年較前年增加五六萬。

一九三八年度之人口自然增加爲六十六萬八千五百十六人。我們應注意：因爲死亡總數中沒有包含侵略戰的直接犧牲者，所以這自然增加數並不能真正表明實際增加的數目。

近十年來，日本人口之自然增加，有的年度多到一百零三萬，少的也達八十萬。除去侵略戰的直接犧牲者不說，敵國在侵略戰的第二個年頭，出生率大大的低下了，死亡率又增高了，以致人口之自然增加大大的減退。

敵國自己也承認，這完全由於戰爭的影響，侵略戰爭使富於生殖力的壯丁多數出征，又爲了應付侵略戰爭，擴充軍事產業，使多數青年男女離鄉別井，投入工場，同時，隨侵略戰而來的，是一般的生活之惡化，全面的不安，在這種種條件之下，出生率當然只有趨於低下，死亡率也當然只有趨於增高的；

敵人認爲人口自然增加之減退爲「可悲而且可憂慮」的，雖然我們還沒有看見一九三九年的統計數字，但憑推理，敵國這種「可悲而且可憂慮的狀態，在敵國不完全停止侵略戰爭的限度以內，是只有越發嚴重，越發惡化了。

總暴露

我們看，自從敵國發動侵略戰爭以後，日本國內，物價高漲了，物資

而失業了，即算就了業的，收入又遠趕不上物價的騰貴，只有在飢餓線上彷徨。

而侵略戰爭遇到了我們堅強的抗戰，在日本人民的眼中，也明明知道侵略戰的前途黯澹，所以一般地感覺不安，敵軍部的機關報國民新聞也不得不承認：「國民對於一切，都抱着不安的念頭」了。（本年五月九日社論）

侵畧戰爭對於日本的影響，單就本文所採取的視角而言，我們已看出：出生率是低下了，死亡率是增高了，侵畧戰爭一直迫脅到次一代日本人民的生命，乃至日本本身的根本！

又根據敵官方所發表的統計數字，現在日本本島有三百萬肺病患者，患神經病的也達三十萬，東京某處檢查壯丁體格，患花柳病的達十分之一，現在的日本民族是如何的不健康呀！

我們從敵國的報紙，還看出：

去年十一月。觸犯日本黑市取締法令的商人，達一百九十八萬五千人。

本年四月，東京大阪札幌仙台名古屋廣島熊本各稅局，共徵「遊興飲食稅」（花捐，筵席捐）達四百三十萬一千元，超過大藏省預算百萬元以上，敵報根據上項稅額，推算敵國全年在不正當的宴游上的花費，超過五萬萬元。

這些數字，表示什麼呢？

敵國大多數的人民，爲了侵畧戰爭，過着悲慘的生活，但軍閥財閥政客和投機商人却利用了侵略戰爭升官發財，荒淫無恥！

敵國報紙雜誌，常慨嘆敵國人民之萎靡頹廢，敵國人民之萎靡頹廢，的確是達到了可驚的程度，然而，這正是瘋狂的侵畧戰爭所造成的，瘋狂的侵略戰爭本身是反動的，罪惡的，豈能要求社會之進步，精神之健康呢！

本年年初，敵國會開會時，少年審判所所長田中曾報告，現在日本全國少年罪犯不下十萬人，其犯罪原因，多由於「中國事件」，自事件發生後，罪犯數目增加之鉅，至可驚人，因爲若干家庭，自鄉間遷到大都市，往軍事工業部門工作，一般夫婦，同時在廠作工，家中子女無人管教，逐漸養成犯罪之行爲。

又本年三月間，東京警視廳，於各咖啡店，麻雀俱樂部，檢舉中等以上學校「遊蕩學生」四千人，四月上旬，又拘捕不良青少年二千四百九十四名。

我們不能從這裡認出：現在日本的社會是罪惡的溫牀！

敵閥瘋狂的侵畧戰爭，是把它本國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一齊毀壞了。

然而，我們由於前面某些章節的敘述，又可以相信，從這混亂，墮落，腐化的社會之中，將產生一種否定的力量，配合我們的抗戰，永遠結束敵閥和侵畧戰爭！

抗戰以來敵軍傷亡統計

民國廿九年六月六日

時 期	敵 軍	傷 亡	人 數	註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至廿六年年底	二五六・二〇〇	四〇九・八九〇	共二一一〇・八八五	
二十七年度	四四四・八九〇	五四、九四八	二二一、九〇六	(一) 上列數目係根據前方報告已見本會發表敵軍前線傷亡總數一百三十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人。
二十八年度	四〇九・七九五	二一、九〇六	二一、九〇六	
二十九年度一月份	五四、九四八	二一、九〇六	二一、九〇六	
二十九年度二月份	二一、九〇六	二一、九〇六	二一、九〇六	
二十九年度三月份	二〇、六九七	二一、九〇六	二一、九〇六	
二十九年度四月份	二五、一七二	二一、九〇六	二一、九〇六	
二十九年度五月份	七一、三八〇	二一、九〇六	二一、九〇六	

(二) 敵後方勤務部及海軍等部隊之傷亡依比例計算抗戰至今約三十四萬人。

合計
附記
之類語

前五一、三〇四、九八八人，共一百六十四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人
後三四〇、〇〇〇人，自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抗戰開始迄二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三年來國獲戰利品統計表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六日

區分	合計
俘虜（敵偽軍）	二〇、〇六二
裝甲車輛（含戰車等軍輛在內）	四、六五九（又二三列）
大砲（含迫擊砲機彈筒等）	七六九
機關槍	三、三三二
步槍	六九、八八〇

彈藥

五、七三八・九三八(又一・一〇五種)

- 附記
一、本表係據七七抗戰開始迄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止各戰區之成績報告及其他統計資料製成。
二、表內所列重要戰利品如戰刀戰錘鋼盔測量器材及毒氣筒與其他零星兵器等均未列入。
三、所列武器統計被敵軍擊落以及各軍師留用者均包括在內。

卷之三

敵國大事記（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六日）

六月十六日：

- △倭以近衛爲中心之確立新政治態勢運動，軍部表示支持。
- △倭民政黨內部對於所謂「新黨運動」之政見甚爲分歧，町田總裁亦無堅決之信念。

△泰倭定期航空機於本日午后三時四十分返抵東京，往返費時一星期。

六月十七日：

- △倭松野鐵相自動脫離政友會，留任內閣。
- △駐倭瑞士公使訪問外務省，就歐戰與瑞士之立場進行要商，倭外次谷正之並邀駐倭義大使作懇談。

六月十八日：

- △倭復惶造法國援華事實，以作威脅安南之口實。

△倭因美政府嚴正表示，反對寇機濫炸重慶，外次谷正之對此復巧言諭辯，有田外相並照會駐倭義使館，申稱「切望美方能進一步協力倭方之退避勸告」。

△影佐手攜所謂「調整中日新關係」之倭政府訓令，飛返南京謁倭曾阿部覆命。

六月十九日：

△倭陸軍召開軍事會議會，由倭皇親臨主持之。

△倭政友會中高派舉行緊急總務會議，決定激勵倭當局冒險南進。

△倭小磯拓相訪晤米內光志於首相官邸，進言趁火打劫。

△倭謀攫取越南，通告德義兩國政府，要求諒解並與以友好之措置。

六月二十日：

△倭舉行興亞院現地聯絡會議，商決實施所謂「調整國交之基本方針」。

△倭迫令英法承諾解決天津租界問題，外務省特為此作無恥之聲明。

△法當局接受關於越南禁運之要求，並允倭派檢查員至越南各地監視。

△倭民政黨巨頭會議，聲援法西斯軍部進取安南之野心。

△倭「聖戰貫澈議員聯盟」於本部召開外交及政治態勢特別委員會聯合會，決定對倭閣獻議恫嚇香港，實施海上封鎖。

△倭東鄉公使訪莫洛托夫，要求迅速開始蘇倭漁業條約之談判。

△倭解除天津英法租界之封鎖。

六月二十一日：

△倭舉行定例閣議，決定改正文官制。

△倭民政黨町田總裁召集黨員懇談會，為謀應付急變之國際情勢起見，決將改組爲全體主義政黨。

△倭曾近衛文麿於新大阪飯店會見記者團，綜論新黨結成問題。

△倭京雷雨大作，重要官廳因雷擊起火被焚指失慘重。

△倭設立朝鮮礦業振興公司。

六月二十二日：

△倭於大本營召開陸海外關係會議，討論關於越南檢查員之派遣事宜。

△倭稱荷飛艇射擊倭漁船案已圓滿解決。

六月二十三日：

△倭國民時局懇談會發起人會，通過轉換外交國策之決議。

△倭因美國務卿赫爾發表「維持太平洋現狀」之嚴正聲明後，頗感恐慌。

六月二十四日：

△倭曾近衛文麿決意出馬組新黨，業已請辭福澤院議長職，遺缺以副議長原嘉道升任。

六月二十五日：

△倭陸相烟俊六於陸軍省內集合全體將校訓詞，綜論國內外情勢之演變及其應付之方針，並妄圖以全力解決所謂「中國事變」。

△倭曾米內光政接見僞滿訪倭之傀儡，並作無恥之謬論以爲勉慰。

六月二十六日：

△倭西原少將等一行赴越南活動。

△倭於天津英法租界內各配置憲兵十名，以便捕殺我抗敵分子與愛國青年。

△倭船艦門答臘丸被印度政府扣留，外務省派員調查，又將大肆恫嚇。

六月二十七日：

△倭京舉行倭僞交通懲談會，松野鐵相並御席發表謬妄之演說。

△倭有田外相入宮拜謁倭皇，奏議歐局之激變及其應付危局之外交方針。

△倭外次谷正之請見法駐倭大使亨利氏，協議越餐更迭與禁運案之關係及影響。

六月二十八日：

△倭派齊藤駐巴達維亞總領事為專使，與荷印當局進行外交折衝。

六月二十九日：

△倭擬決定本年度物動計劃。

△倭圖發展貿易，召集藏、商、農、工、四大臣於首相官邸開會，協議樹立有彈性之輸出擴興方策。

六月三十日：

△倭政府招待新聞界及通訊之有關人員。

七月一日：

△倭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增設經濟第三局。

△倭駐南京僑府之大使館與興亞院華中聯絡部舉行聯絡會議。

△倭陸相烟俊六會晤米內首相，對有田外相之演說表示不滿並抨擊。
△倭革新黨舉行擴大總務委員會，決議解散並發表解散聲明。

七月二日：

△倭太田泰治任興亞院廈門聯絡部長官。

△倭利用國民新聞社長穆時英暗殺事件威嚇滬租界工部局。

△倭經濟困難，一切力求節省，而工業鹽缺乏尤甚，倭當局大感恐慌。

七月三日：

△倭軍部法西斯對有田演說大肆攻擊，姻陸相訪晤有田及米內要望善處。

△倭陸外兩省軋轢甚深，有田外相親赴陸軍省道歉。

△倭有田外相邀請德大使懇談。

△倭在海防設立監視員事務所。

七月四日：

△倭新黨運動之前途，依然暗礁重重，倭曾近衛文麿對之持靜觀態度。

△倭與西班牙正式成立通商協定。

△倭創立兵器工業會，藉謀擴充並改良殺人利器。

七月五日：

△倭稱越南當局對倭極表親善，並對倭監視員提供各種方便之保證。

△倭禁止奢侈品之製造及販賣。

七月六日：

△倭社會大衆黨決定解散，並發表解黨宣言。

△倭川越大雄出任東北工業總裁。

△倭大藏省發表本年上半年期對第三國貿易，入超額計五億三百八十九萬五千元，與前年同期之四億二千七百四十四萬五千元相較，計增強七千五百六十四萬元。

七月七日：

△「七七事變三周年紀念日」，倭曾米內光政發表無恥謫言，烟陸相與吉田海相亦大放厥詞，妄誇寇軍作戰英勇並大噓戰績。

△倭有田外相發表演說，大噓國際情勢演進之有利於建立「東亞新秩序」。

七月八日：

△倭外次谷正之復與駐倭法大使作懇談，協議以西原少將爲首之監視團抵越後之聯絡事宜。

△政府婉詞拒絕倭寇之無理要求——閉鎖緬甸路線。

△倭勞動總同盟於本日午後四時假日本勞動會館開會，由松岡會長說明同盟不合潮流及決議解散之經過後，各委員均表示贊同，決定解散並協議其善後措置。

△倭會近衛文麿對於「確立新政治態勢」又大放厥詞。

△倭積極企圖振興棉製品之輸出，實為戰時紡織業苦悶之象徵。

△滬倭憲兵侵入美軍警備地區，計有十六名倭兵被美軍拘禁，赫爾國務卿對之即表示明可由現地解決之。

七月九日：

△倭食糧恐慌益深刻，興亞院華北聯絡部正在計劃搜括華北侵佔區域之民食。

△倭舉行四相會議，協議重對英國求贊絕緬甸援華之國際路線問題。

△倭大阪市會各派舉行懇談會，宣示擁護近衛之新政治態勢。

△倭學生代表團赴尼泊爾活動。

七月十日：

△倭憲兵侵入美軍防區被拘禁事，滬敵陸戰隊司令竟巧言辯護並大肆恫嚇。

△駐滬敵軍藐視美僑，對逮捕倭兵案故意鋪張，召開羣衆大會，主張處責。

一、本刊專送各高級機關及各級政治部，惟內容有時含有機密性，
隨後敬希妥為處置。

二、本刊暫定為半月刊，但因印刷困難，往往不能如期出版，敬希
原諒。

三、本刊徵求有關戰地敵情及對敵政工之通報
圖、本刊缺點自所難免，敬希讀者指正。

中華民國一十九年七月十大日出版

